三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七　門人金華宋濂編

與黃明遠第二書論樂府雜說

昨出古詩考録自漢魏以下迄于陳隋上下千有餘年正聲微茫雅韻廢絶未有慨然致力于古學者但所言樂家所採者為樂府不為樂家所採者為古詩遂令樂府古詩為一通以定作詩之法不無疑焉竊意古者樂府之説樂家未必專取其辭特以其聲為主聲之徐者為本疾者為解解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今所謂闋也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大樂官第能識其鐘鼓鏗鏘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辭乎辭者特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韶為文始武

爲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辭十有九章乃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辭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實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爲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抵牾者多然孝惠二年夏侯寬已爲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於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爲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辭號爲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録則且載其辭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魏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隸爲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在江左雖若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閒雅有士君子之風

隋文聽之以爲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巾拂等四舞皆存唐世長安中工技漸缺其能合于管絃去吳音浸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涼龜茲樂倚其辭之淪缺未必止存一曲豈其聲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辭而徒欲以其辭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世又以古體爲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斑等曲古者以爲標題下則皆述別事今返形容二禽之美以爲辭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見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尚何以樂府爲哉傳有之興於

詩立於禮成於樂蓋詩之與樂固為二事詩以其辭言者也樂府以其聲言者也今則欲毀樂府而盡為古詩以謂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出乎楚漢或有聲無辭其意輒高遠可喜而有辭者反不逮是則樂家未必專取其辭而特以其聲為主者又明矣嘻今之言樂府者得無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鄂君子晳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枻越人歌之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耻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辭則楚楚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況自今距古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非孰是不亦難乎昔唐史臣吳兢有樂府解題近世莆田鄭樵又為樂府正聲遺聲然性愛奇卒無所去取兢則刓叙古樂而復引吳均輩新曲均豈可與漢魏比倫哉若樵又以天時人事鳥獸草木各附其類無時世先後而欲以當聖人所刪之逸詩是亦無異乎文中子之續詩也今欲一定作詩之法且以考古自名古樂府之名不可以不存存之則其辭是也擬之則其聲非也不然吾頗以李杜為法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其聲之有

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李悉以教我毋多讓焉

三墳辨

三墳書近出僞書也世或傳大抵言伏羲本山墳而作連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歸藏黃帝本形墳而作坤乾無卦爻有卦象文鄙而義陋與周官太卜所掌三易異焉三易者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周易古矣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先天之易伏羲之所畫者也文王修之伏羲豈以連山爲易又首艮乎夫連山蓋列山也列山本神農之舊國首艮又有重山之象連山非屬之神農而誰乎歸藏本黃帝之别號初坤初乾初離初坎初兌初艮初震初巽乃歸藏之初經歸藏非他易也坤乾

是已又何析而爲一乎唐藝文志連山十卷唐始出今亡歸藏三卷晉薛貞注今或雜見他書頗類焦贛易林非古易也世之說曰易占以變故其數但用九六而尚老連山歸藏占以不變故其數但用七或用八而尚少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先天之易也連山七而首艮歸藏八而初坤亦不過踵吾伏羲之舊及推其所用之策連山三十有六歸藏四十有五易則四十有九又若不相爲用者而今三墳書獨不聞焉方孔子未刪書之先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又能讀三墳五典矣太史公所謂搢紳先生難言之者也孔安國尚書序始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者大也言大道也

荀言大道孔子不删孔子删之此其文誠不雅馴矣東漢以来說者所指三皇之號又不一劉恕乃謂古無三皇五帝而周官特出於漢儒之手耳此其書果何賴乎嗚呼三墳自三墳三易自三易亦無緣合而為一也外有紀姓者叙上古帝王之世襄陽羅泌頗加采用以著路史泌乃據丹壺名山記呂梁碑及輶軒使者方言却疑三墳書膚淺不可徵亦但差錯其世次改易其名號而已紀者何非括提合雒連通叙命之類乎姓者何非三姓六姓四姓二十一姓之類乎大率與路史合也泌又雜引春秋河洛圖緯及山海經等書亦已博矣然亦何異三墳之膚淺乎莆田鄭樵且謂東漢諸儒尚圖讖三墳書雖近出庸不猶愈於

讖乎乃引柴霖之傳而上寘諸古易經之列以為非後世所可及終亦不能掩其偽也嗚呼孔子殁天下言人人殊荀卿子潑為至言性出於聖人之偽卒併詩書六藝之正者一畀秦火而雜燒之又豈不以其偽之勝乎古人嘗有言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是則稽古而不究鴻荒標鹿之世亦未為不知學也哉

伯夷辨

予讀呂氏春秋伯夷自北海而歸周至岐陽文王已卒武王即位使召公奭盟微子使周公旦盟膠鬲由是伯夷去之以自潔隱焉而餓死豈其然乎當紂之世天下紛亂伯夷之欲為聖人氓者久矣聞善養老而往就養岐梁之間

固不在文王將卒之秋也且武王初政又豈果有勝殷殺
紂之心哉膠鬲紂賢臣也嘗與之約戰矣雖天甚雨猶不
欲失期往救其死況先使周公要之以加富就官之盟乎
將已有篡弑一定之謀必陷賢臣於死地乎不然膠鬲非
賢者乎又微子遭時之變猶念念不忘宗國雖不得已而
去未肯自通於周以爲己他日利世爲長侯守殷祭祀召
公亦何以有是盟乎武王克殷復立武庚不幸三監之流
言共爲王室之不靖成王周公然後起而殺之也不然則
請後七廟世守天子之禮樂豈有待於東夏之別封乎夫
如是微子膠鬲二盟皆非也二盟既非則伯夷嘗至周而
就養矣孟子曰天下之大老歸之文王蓋未卒也藉令武

王繼之紂而改行將先天下率諸侯修朝事未嘗欲推亂
而易暴也殺牲埋書而煩褻鬼神行貨要利而離間天子
左右伯夷當聞其風不入其境豈暇到岐陽而後去哉去
之以自絜隱焉而餓死扣馬諫伐之後也然則雖受文王
之養亦且必受武王之養矣夫史公述於文王受命改元
作伯夷列傳有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此又以爲不見文
王而遽去齊失之矣

樂正子徵鼎辨

齊伐魯魯平齊索岑鼎魯以其贗往齊人曰贗也盍使樂
正子徵之使樂正子樂正子曰叐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
吾鼎樂正子曰臣亦愛臣之信乎謂樂正子未知信者也

夫信者本一夫之私行而欲以應天下之變天下之變萬不同且使其拘一曲執小諒者以應之鮮不自賊者矣蓋此有所謂權焉權者何義是也行苟合義雖言不徵不害爲信義一不合徒務徑情以直行是則尾生之抱柱也今夫齊魯相攻擊危急旦暮耳一鼎豈敵一國家執然而宗廟之重器不敢輕以與人也彼方以不義徼吾信吾則以贋奪真亦兩相當者何必若是憖憖然執設或求鼎不已又求割地與求斬大將首與求太子爲質而後退師於是使樂正子徵之且一一徇之乎抑違之也夫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而欲徒以執一行之是則用吾拘滯膠固之見而徼夫無所稽考之器且不可又況欲以聖人體道之大權而維持天下之變故失之跬步則憂在千里之外矣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孟子之言也彼樂正子非孟子之徒歟其相魯也孟子喜而不寐人問之則曰善人也信人也嗚呼是亦信之小者耳今也不信一國之信而惟信樂正子之信則樂正子見重於齊魯也久矣夫既自信其信而君又愛鼎不若以贋告齊曰鼎固贋也然是鼎吾先君之分器將以是奉犧牲供祭祀而周公太公實與享之不然則二公之盟不云乎後世子孫毋相害也吾先大夫展禽嘗以是言卻君師矣夫吾國不能下人以禮而至用其世守之器君亦不能以禮服人而欲奪人之所有皆君之所惡者也爲此討者內不失鼎而我

之信義加於鄰國彼必悅服而去之信之大者也夫又何取乎一夫之私行為哉然樂正子儒者其為人也好善且善改過惟他書載徵鼎一事不類故深辨之否則戰國傾危險詐之士踵相接也孰謂樂正子者非賢哉

甬東山水古蹟記

昌國古會稽海東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抵登萊海泗南到今慶元城三百五里泰定元年夏六月自慶元桃華渡覔舟而東海際山童無草木或小僅如筯輙刈以鬻鹽東偪海有招寶山或云他處見山有異氣疑下有寶或云東夷以海貨來互市必泊此山山故有砲臺曾就臺蹠弩射夷人矢洞船猶入地尺又別作大筒曳鐵鏁江水夷舟猝不得入前至淡口恠石嵌險離立南曰金雞北曰虎蹲又前則為蛟門峽東浪激或大如五石斗甕躍入空中卻墮下碎為霧雨或遠如雪山水岸挾風力作聲勢崩擁舟蕩蕩與上下一僧云此特其小小者耳秋風一作海水又壯排空觸岸杳不辨舟楫所在獨帆檣上指潮東上風西來水相鬪舟不能尺咫一撞樵石且靡解不可支持又前則為三山大洋山多磁石舟板釘鐵或近山則膠制不動昌國境也昌國中多大山四面皆海人家頗居篁竹蘆葦間或散在沙墺非舟不相往來田種少類入海中捕魚蟳蝽蛇母彈塗傑步腥涎褻味逆人鼻口歲或仰穀他郡東從舟山過赤嶼轉入外洋望岸客山山出白艾地多蛇東到

梅岑山梅子真煉藥處山梵書所謂補怛洛迦山也唐言
小白花山自山東行西折爲觀音洞洞瞰海外巉中裂大
石辟紫黑旁劈而兩岐亂石如斷圭積伏蟠結怒潮撥擊
晝夜作魚龍嘯吼聲又西則爲善財洞峭石齧足泉流滲
滴懸纓不斷前入海數百步有嶕土人云曾有老僧秉燭
行洞穴且半里山石合一竅有光大如盤盂側首睨之寬
弘潔白非水非土遠不辨涯際又自山北轉得盤陀石山
巖惟益高壘石如垤東望窅窅想像高麗日本界如在雲
霧蒼莽中日初出大如米篩從海盡赤跳踊出天末六合奫
然鮮明及日光照海薄雲掩蔽空水弄影恍類鋪僧伽黎
衣或現或滅南望桃花馬秦諸山嵌空刻露屹立巨浸如

世疊太湖靈璧不若寸土尺樹天然可愛東南望東霍山
山多大樹徐市蓋駐舟此土人云自東霍轉而北行盡昌
國北界有蓬萊山衆山四圍峙立旋繞小嶼屹如千尺樓
臺而中處又有紫霞洞與山爲鄰中畔通明方如大車之
輿潮水一退人可入或云人不可到隱隱有神仙題墨湯
不能辨又有沙山細沙所積海日照之有芒手攫則霏屑
下漸成窪穴潮過又補終不少損旁有石龍蒼白角爪鱗
鬣具蜿蜒跨空亘三十里舟徑其下西轉別爲洋山中多
大魚又北則爲朐山岱山石蘭山魚鹽者所聚又自北而
南則爲徐偃王戰洋世言偃王既敗不之彭城而之越棄
玉几硯會稽之水又南則爲黃公墓黃公赤刀厭虎厭不

行爲虎所食者也夫昌國本禹貢島夷後乃屬越曰甬句東越王句踐欲使故吳王夫差居之然不至也海中三山安期羨門之屬或避秦亂至此方士特未始深入或云三山在水底或云山近則風引舟去蓋妄說也東晉人士每愛會稽山水故稱入會稽者爲入東抱朴子亦云古仙者之藥登名山爲上海中大島嶼如會稽之東翁洲者次之今昌國也是年秋八月自昌國回姑蘇山海奇絶處明晉人之不妄時一展翫宗少文卧游不是過矣

周正如傳考序

予每觀左氏春秋王周正月釋者曰言周以別夏殷也及尋公羊穀梁二傳又雜引諸經讖緯孔子初無明說後之儒者頗用黃帝以来七曆求春秋時曆卒不盡合杜征南長曆亦謂經必有誤經未嘗有誤也是豈夏正周正之果異哉蓋曰王者受命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故徙居處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而改正朔其一也此固然也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堯舜禹本一揆也何獨至於湯武而遽革之哉世之說者齟齬謂之世春秋必用周正春秋尊王之書也隱公元年之正月是即平王四十九年之正月也然而前徵乎商則元祀爲十二月而月不改後據乎秦則元年爲冬十月而時不易春王正月似乎冬十有一月也而聖人易之以證其行夏之言程子所謂正月非春假天時以立義也自程子之意則曰

夏正寅春也周正子非春也是改正者必改月也故曰假
天時而已自今說者之說則改正者又不改月不獨假天
時也雖王月亦假矣當又自異於程子也至其所自爲說
且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周革命特示不相沿襲巡守
承享丘農田獵猶自夏焉果是則聖人又何必以是爲顏
淵告哉或者又謂古之改正者必改月商周之正月非春
也伊訓元祀太甲三祀下不紀時泰誓一月召誥二月上
亦不係時將以時自天時月自王月故也然而秦漢之際
每年之首必以冬書十月之上顏師古漢書注且以爲孝
武時改太初曆後乃追正前代正月爲冬十月者抑難信
矣至若孔安國之於書鄭康成之於詩禮且言古之改正
改月者年首必係之以正正月必係之於春天開於子地
闢於丑人生於寅三代盖迭建之皆可以爲正則皆可以
爲春矣豈不以子丑二月陽氣萌動雖謂之爲春也亦可
矣魏景初時楊偉造新曆請復用商正且以是年十二月
爲孟春次年三月爲孟夏本鄭說也然則奉若天道敬授
民時又不常有一月二月之參差哉今之說書者蔡氏父
子亦謂如孔鄭之說則四時改易尤爲無藝三代之改正
者必不改月商周之革命者特不過用其子丑之月以爲
歲首耳周官正歲周正建子歲首也正月夏正建寅月數
也春秋之正雖用周正而月數不改每年之首截前兩月
以屬之上年之尾誠若是則隱公之元年魯史必書之曰

冬十有一月而聖人自削之也蔡氏父子以之言書則或可從以之言春秋則猶未可從也或者又謂三代之世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曾用周正吾於春秋魯史見之曲沃用夏正吾於汲冢竹書見之是故左氏雜採諸國之史以爲傳或用夏正或用周正互有不同昭公之三十三年十月晉人會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定公之元年正月又曰會于狄泉是重出也魯太史辨火出之候亦曰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又一證也雖然王者之大政必叶時月而正日是豈容以一代之閒而三正之並用者哉世之說者或曰易有之帝出乎震自伏羲神農之世蓋異建矣次而數之堯建子舜建丑夏建寅而甘誓且載其怠棄三正之文者本此也然自顓頊以來始以民事命官而歲月自當以人爲紀先王爲是推策迎日治曆明時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革毨氄無一不得其居之宜與其氣之順者堯舜禹三聖輒因之而不敢變也意者秦漢之際鄒衍張蒼五德相生相勝之緒論歟或又曰天地人三統子丑寅三正古無有聖人所不道三代之改正特改人君即位之初年爲元而已雖然此謂改元非改正也而改元者又非春秋之重事也將是數說吾亦孰信而孰從之哉番陽董生始出夏時考正二卷云此巴川陽恪先生作也恪之先君從涪陵晏淵而淵又授業于朱子蓋嘗舉朱子之言曰三王之正不同周用天正豳風之詩又皆以人爲

紀是則改正者改歲首也未嘗改月數也上卷專論春秋下卷雜論他經及傳一切附著已說最為明了考正之作寔朱子意也然而朱子四書集註詩集傳自用周正周月臨江張洽朱門高第春秋集注且謂周正建子即以為春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作經方尊周而一天下不可遽改之也朱子之意豈果考正之意哉予蓋歸而質之黃君景昌君則曰左氏魯人也使其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後左氏信矣若夫豳風之詩周公所作是固追述公劉居豳之事當夏世用夏正者也未可以說春秋乃作周正如傳考二卷以辨考正之不然今兩書具在予故并識異說者以復於董生為何如

古職方錄序

鄉予嘗治春秋左氏傳及太史公書稍觀舊帝以來王者都邑及春秋諸國交爭時分地山川城邑較之禹貢已多乖盭不可徵自孔子作春秋魯君子左丘明為之傳丘明魯人也尤識周魯典故莊僖以前特言齊鄭襄昭之後特舉晉楚餘大國頗及宋衛陳蔡若燕秦又以絕遠無赴告甚略太史公采世本戰國策作三代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其云舜稷契皐陶伯夷栢翳之裔詳矣垂益夔龍則曰其後不知所封又曰滕薛騶小不足齒周武王時侯邑尚千餘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計故弗采著然則周制害已諸侯悉去其籍雖曰頒爵與祿孟子猶不能詳況他人乎方

堯遭洪水使禹平治州分爲九及舜攝位冀分爲三青分爲二至禹而後合堯之舊班固云黃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然以禹貢九州計之五服相距方五千里僅得黃帝之半說者且疑九州之外黃帝亦嘗畫野分州舜之十有二州亦猶此也然周禮自王畿而次之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方而計者則爲萬里漢地理志亦云漢之境土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所紀山川大抵與禹貢不異何其里數若是之縣絕哉或曰尚書據虛空鳥路方直而取之漢志乃因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或曰禹之聲教所及地盡四海其疆理所治制止五服若夫荒服之外則又有區畫者存非若周漢且盡其地之所及者而疆理之也何以言之王制四海之內截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壤地之實也故周禮雖稱九服周官止曰六服群辟又曰六年五服一朝是則侯衛以降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若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必兼夷衛之初封人民氏族土田分畫至詳至悉未有一言及附庸者宋仲幾嘗言滕薛郳爲宋役而薛宰竟不從焉況附庸者朝從於衛夕入於鄭西通於秦南屈於楚蓋有之矣當世曷嘗以此爲疆界之係離者哉然又有一說焉夫冀爲之所都冀之北境自雲中九原二千五百里且至于沙漠不毛之地周之東遷洛陽爲土中曹去王城八百里猶在甸服鄭在河南密縣百七十里

已爲男服盖曹順流極便而鄭則成皐虎牢之險夫豈五服之制非若畫棊局然以定遠邇也是故幽州邇於碣石而共工流蒼梧遠於衡山而虞舜狩若謂周之斥大土疆又皆不出於蒼梧碣石之外不然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至周僅千八百國毋乃夏后之盛猶愈於成周之盛乎將此萬國者特舉成數而言非實至萬也然鄉所言黃帝方制萬里而得百里之國萬區者夫苟一國而方百里矣至於萬區則不止方制萬里以謂方制萬里則萬區之國每國以開方之法計是亦不過每國四里而已何有百里𢀜且國猶邑也鄭取十邑河南即虢檜等小國楚敗四邑郊郢即隨絞等小國方里而井井四爲邑故小曰邑

大曰都萬區猶萬邑也舉不及百里之數者凡以一邑四里也齊魯之初封也孟子亦稱儉於百里儉者不足也不足於百里也戰國時乃方百里者五必曰當在所損以復於先王之舊若明堂位言魯七百里出於成王之特賜是徒漢儒習見戰國之魯非成周之魯也漢儒所以言此者由周禮公地方五百里之說誤之也然周之西都僅四百里東得洛陽六百里乃合千里三公公爵也采地將不方五百里乎苟方五百里則天子亦無地以自容魯一侯爵耳藉令成王未賜亦當得四百里以一州千里計僅封侯國二而有餘三而不足將以何地而給千八百國之君乎是豈魯之侯爵百里而止非七百里也周禮又討論於漢

儒之手故以其封國之誤者攙入之遂變而爲斥大土疆廣爲封建之說殊不知禹服猶周服也黃帝之萬國舜之十有二州亦猶周服也若謂盡其地之所及而疆畫之者恐不可以論周止可以論漢漢之盛時東置玄菟樂浪北度陰山西盡西域南窮交廣儋耳且有非古九州之域者故予每謂封國當從王制　百里之國不加多也州域當從禹貢五服之地不加廣也如是而已耳昔者晉陳壽嘗撰古國志五十篇世遠書無可徵於是本禹貢采周職方用敘前古帝王公侯名氏都邑之不同者餘及四夷種類亦繁夥矣合之以秦漢以來郡縣且志其成敗興滅之端知孰詳之否則或闕使後之博古君子覽觀焉

後序

自古者帝王公侯都邑名氏興滅之故紛乎夥矣予少時嘗䟽其一二曰古職方録且序之然猶有可疑者盖孔子之序書也自唐虞始荀卿曰五帝以前無傳人其文野及孔安國書序又言古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徵楚左史倚相吾誰信孰信聖人而已矣夏后氏承唐虞之盛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殷湯革命存者三千武王克殷大封同姓餘盖一千八百是果何以驗其然耶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絀夏武王資八百諸侯以伐殷何不思之甚也湯始征自葛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及有事於桀雖亳衆尚憚於征役且諭之以弔伐之不得已又況其他文王三分天

下有其二猶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武王豈得因六州之衆以往脅於君哉及大會盟津陳牧野率用西人不曰西土有衆必曰我西土君子下及庸蜀八小國耳他無見也要之是說又因王制周禮之異妄言之耳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禮大司徒公侯之田則以一男當之推而極於五百里之廣及總天子畿內與八州所建之國無地可容鄭康成云自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增加諸國之地故禮與王制不合王制又殷制也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合伯子男爲一公侯伯三等而已至周乃更立五等然禹貢所設男爵小邦已在侯服之內寔有出於殷人之先者春秋亦未嘗不書五等之爵也孔穎達

云馬融依周禮包咸依王制各有所據難以質其是非鄭然王制豈殷制哉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左氏傳曰列國一同或攤筭或紐筭自實其所載九州千八百國之數比之下制地又加倍者說禮家紙上文耳近世說者知禮與王制不可合言自夏商以來分土無過三等班爵則必立五等至周而封疆少異而實不異公五百里其所食者二百五十里侯四百里其所食者百三十里有畸伯三百里其所食者一百里子二百里其所食者五十里男一百里其所食者二十五里自其所食者求合王制獨侯爵之百里子爵之五十里公則贏而男則不足者半又謂終周之世此爵往往設而不封公爵一宋是已男爵二許宿是已

虞虢則二公之一公也驪戎男則夷狄之長也雖然陳舜之
後杞禹之後周之初封當與宋並爵爲公胡公東樓公猶
班班然見於史陳之爲侯杞之爲伯後世之自降也任宿
須句顓臾風姓濟水上小國徽乎微者也與盟于宋來計
於魯亦得託於春秋餘豈無類宿者爵之以男乎天子三
公之田視公侯雖虞虢以外諸侯入仕王朝既曰公矣未
有不受公爵者驪戎固夷狄也推其地必在西周畿內豈
自夏而變夷者耶且姬姓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
南蠻雖大曰子無稱男者然又曰職方之制邦國千里封
公則四封男則伯特建國之率也予於是始有悟焉王制
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亦總數也意若曰州方千里建國
若干九州之內則以之建若干國也不然天子之寰內公
卿大夫與王之子弟咸食采其中所餘之地亦幾何哉春
秋之初王政廢壞侯度放紛非西周比也公侯列國猶可
見者一百一十七國求其大者纔十一二附庸小邑夷狄
雜種悉亥其數齊負東海楚據方城之南晉雄其北而秦
又崛起於西獨未至流沙之極大抵自號曰霸朝聘盟會
侵伐之所及者比之千八百國之數十八分之一也何大
相遼絕如此耶然則九州所建未必實有千八百國或封
或未封封則實有是國未封則虛是國以待可封之人如
宣王之封申伯封則曰申國未封則猶曰謝邑或即以其
虛國爲諸國之加地如宋鄭之間有六邑不屬諸侯則自

掌於天子之吏是故公爵自百里而加至五百里男爵自五十里而加至百里非盡然也特以是而爲建國之卒不得過也鄭康成不察於此乃謂周實有千八百國每國實有五百里至一百里之地非斥大九州之界則亦不能容是若干國也此其失也蓋惟子朱子嘗謂孟子班爵祿之言已與周禮不合而王制又自與周禮不合近世說者乃曰馬融之本周禮者自其軍賦而言之也包咸之依王制者自其田賦而言之也制田制軍縱橫準于義必使周禮王制之不合者而必合於一也然以孟子當赧王之際周禮已不復存王制之作本出於漢之博士而周官又出於劉歆雖朱子亦固不能無疑矣闕之可也予故特附其臆說於是錄之後併以俟夫知者而就正焉

關子明易傳後序

予始讀文中子中說頗載關朗子明事後得天水趙蕤所注關子易傳十有一篇大槩易上下繫之義號耳首述其出處本末次分卜百年數別爲一篇似皆出之王氏或曰王氏中說本於阮逸關氏易傳擘於戴師愈師愈江東老儒也觀其傳統言消息盈虛爻象策數之類獨與張彝相問答彝嘗薦之魏孝文而王氏之贊易世傳關氏學也是又豈盡假託而後成書歟夫易之道大矣世之言易者往往不求其道之一卒使其學鑿焉而各不同是故談理致者多溺於空虛守象數者或流於讖緯此豈聖人之意哉

蓋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聖人特因其自然之理故推而爲七八九六之數非茍畫爲將以著其未畫之妙而已後之儒者茍造其理而過爲其畫之求太玄準易者也洞極則又擬玄者也玄之數起於三而洞極之數亦起於三生以配天育以配地資以配人猶易所謂三極之道也故凡三體九變三九二十有七始於萌而實訖于幾正且通爲今其書世見之者亦少中說所載殆未嘗及此然而王氏每尊其學之所自且欲自當達者以爲聖人復出王道復行而洙泗禮樂之教復明於斯世毋乃徒託於此而侈言之歟至於考之以典禮稽之以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關氏之學蓋深於易者也雖然昔者子張

嘗欲知來聖人但言其既往者以告之是故三代常因其禮之大體而或損益其制非謂王者有是禮也必過其所卜之數夏以金王得數之生商以水王周以木王得數之成聖人不敢知也爲其說者尊周漢廢介鄭且以明眞主正統之所歸後世讖緯之流耳楚之靈欲併天下既不得卜則投龜而詬天孫皓亦命尚廣卜爲且曰庚子之歲青蓋入洛後二君者曾不悟其已之不脩而徒欲惟天之決也故天命吉凶命歷年必以其類應亦可見其槩耳元魏以下爭奪擾攘乃若灼然親睹其事無有少差忒者張夔之殺亂端見矣曾不告之以辟禍者何也其數也耶銓削選格排沮武人不可謂之數也果其理有以召之故耶雖然

法自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人而合天者也闗氏每拳拳於
汲人相與之際令之言天者類曰是莫之爲而爲者終至
於廢人事而不之講嗚呼闗氏之學殆孤矣吾故欲削其
不合者而著其合者且書此以質夫人焉

妄箴

我相我心圜中竅外一身之主百骸之會孰心弗真乃以
妄害孰心弗正不與妄對倏而氣盈忽以質蘿衡爲機張
湧作鼓鞴舀將急富粱肉擁纊賤欲速貴姬妻管蒯窮思
何益巧笑何賴本根不守萌蘖徒汰攊日出光螢爝猶沫
塞耳有聲暴若雷磕一真尚迷衆妄弗退卒與妄居毋俾
正敗我曰不然職用自効昜言敬兹永佩妄戒

躁箴

昔我先哲有理無欲後民多欲理迍不足當其躁起熾彼
炎熇不燥則蔵積爲酖毒豈忘爾恬念在奔逐豈貌爾夷
陷若谿谷狐狸嘷呼䲔鱔跳曲匪飈薄天匪浪豗陸何能
爾動動則相觸豈不或靜拯爾迷復内省邪幾童牛之牿
外惇正行嬴豕弗躅繫沈與寘不自表褋雖躁勿躁敢不
歛束昭然陽明窒爾陰濁惟是躁心我告匪瀆

敖箴

人可敖乎敖不可長孰使予敖敖其焉往惟昔孔孟豈不
或然敖其所可乃人之愆既辭以疾又鼓予瑟留亦不止
几隱予几哀今之人欲一以敖詆欺窮陋矜誇華好狂歟

黠歟自謂過人過猶不及迄喪其身毋謂人言無足去取吉人之辭不在頰輔毋謂人行無足是非守之以正動與俗違人寧教予予必自省彼何人斯教焉是逞

惰箴

惟我之惰我何以生我生之微曷敢荒寧莫健匪天晝夜不息繫之星辰厥有羸縮人之一身從幼及老疢疾憂患愓焉以保人寧幾何開口笑言曾不儆戒日趨宴安周公作書是曰無逸求其艱難務在稼穡畫墻朽木嘗責宰我聖人尚云夫豈我可念慮之萌惰或弭之事爲之著惰或弛之我告予惰惰乃不改習與性成後愼毋悔

鹽官箴

廓惟東南瀛海之府乾靈輸波坤輿孕鹵爍之炎上瀉以潤下五味之長百穀之主豈伊唐虞禹服有貢物因大産利許民共豈伊姬周官有職禮存國容鹹佐王食時惟管生乃始榷之圖霸何急奪民所資秦益其後漢承其鼈將衆是濟豈吾之私舟車交載水陸間道牢盆斯給漕輓斯考口稽饗人家具竈媼苛碎已甚揭焉不保卓哉漢昭亦或罷榷云何可徵議在文學法如張弓利若砥刃刃銛則傷弓滿則砉貧以近寶寶不可即富以斂怨怨何能克吁今之人汔可小息敢告所司敬之毋悳

庸田箴

惟林其生亦毀斯植凡厥庶民我藝黍稷祗命農父飭是

滔人井田之畫溝洫以均均以其流畫以其絡仁施瞨乾利化磽堉在山者激過顙斯摶寧順其行勿私汝鑿胡水之滓微禹其魚胡水之汚陸海以腴曰漳曰涇克釃汝渠曰史曰白史不絕書胡可臧裂胡可鹵莽田畯之功永庸與亭厥有墻屋汝謂撤之厥有田畛汝謂割之慎毋輕民民乃邦本生養必遂務在麄糲慎毋去食良乃民天儲蓄必贏否則瘠損自利利民豈止川瀆非汝之苛我民之足我民不足其何能穀世無台父誰踵其躅

韶石銘

逖矣上古帝在有虞時巡于南曰至蒼梧有巉者石定彼海隅我奏我韶者定爾區或搏或拊或戛或擊從之則叱成也以繹明哉惟人幽哉惟神我祖我考我臣我隣來汝之舞我功之敘勸汝之歌我政之和前瞻無前後顧無後出三代上居百王首孰強非嬴式訛人心孰淫非鄭卒贖古音嶺嶺斯深濤濤斯廣魚龍不波鳳鳥焉往有巉者石雙闕之峨誰使洞庭不張咸池卮曰盡善札云蔑加非帝之思我銘謂何

秦坑銘

惟嬴之詈自任不儒彼哉坑者曰焚我書書曰以壞嬴曰以跌竹帛煙颸干戈流血邈矣上古無書可徵所徵者何刻木結繩神羲繼天肇造書契智如倉頡文字轉熾啓我混沌闢陽闔陰天愁鬼哭喪厥人心孰墳而三孰典而五

素王不作萬世一瞽徼言如綫横議益鄦鈎釽析亂不撲
益熾出王入霸儒墨相駮徒兩棐之何有禮學豈曰不焚
動相詆譏收合遺燼顛倒是非汝塗汝塞拘汝奔走還我
古初匪愚黔首有書無人與無書同激銘龘氏我將適從

春秋臺銘

惟汶之東古稱中都其西匯如鉅野所瀦於昭魯侯言出
于狩曾不登厥聖聖應在藪彼芻者子乃獲斯醜繄聖是
惻愚者以走嗟嗟宗周岌岌業業禮墜樂壞兵戈日接齊
強而據晉悍而襲貊夷相陵弱邑就壓惟理與欲夫既析
之惟亂與賊不甚戚而其衮伊何畀以絺繢其貶伊何齊
斧弗貸彼瞽左丘史編是徵惟高及赤口說相承一之弗
協式用沸騰夸矛譽盾執鼓以興屹與者臺繄聖是處豈
圜蹄肉角復出榛莽徘徊顧瞻逖矣中土嗚呼吾銘永鎮
鄒魯

磻溪銘

有瀏斯溪惟石之磻誰與漁者伯夷之孫自彼東海曰徂
周原我志非魚我人之完天錫有周君臣相懽爰底于牧
爰取厥殘我咨我謀皇旅嘽嘽既定周鼎郤開齊藩方翻
汝光如龍之蜿我獮我人非畋之盤既顯諸用如鷹斯發
發揚蹈厲亦揔其干惟古之道孰測其端勿謂伊人漁釣
是奸我懷于今不古是觀已雖不能民之艱難有磻斯石
惟溪之湍我勒我銘昭示不刊

試劍石銘 有序

吳故吳墟也自閶門東出十里許有白虎之丘王闔閭試劍石在焉悼靈物之不可見銘斯作

惟崚之鑠惟銛之斬山靈奉鐔白帝司鍔神威勦剛殺氣纏錯攻堅瑕破發邇遐遠畧汾洮乘軺郊郢弛析風斯輕剽志用驕虐眂然兕駭歘爾龍躍我思古人吁不可作

蚩尤讚

元氣肇開鴻荒斯闢凡茲庶民詎有兵革人禽攫齧草木菑翳奚靈不鑿既躶罔衛蚩尤者出始搆禍端雍狐是資涿鹿相殘掀鑪挾鞴鎔精瀉液舍我粗耰行彼劍戟惟聖制物與天同符君子慎術小人改圖豈伊樹兵爰使絕輿匪薪頭角終殞有髀霸王迭起仁義無稱揣摩捭闔拔擊橫行夫何攻戰尚汝禱禡九嬰乘城窫窳在野善師不陳時彝有爭曾不是戢曷維其寧天生五材莫偃匪武我贊蚩尤敢違祈父

盜跖讚

我觀古人我讚惟跖彼何人斯去順効逆盜本有道殺人以矜橫行魯國接劍東陵榛輿是栖間巇是鑿拔骨起齗見金思攫世不予善居恒有循分均我義後出吾仁僭汝刃戟機汝畧攫汝曰不然俾晝作夜我盜何盜取非我有不盜之盜人不汝咎聖人不作大盜曰爭所恃者力相擒以兵上行下效僥倖邪侈因之而攘愍不畏死人豈齊豹

地非萑苻誰生禍首卒化盜區跖斯可讃爲善者惕於乎
哀哉尚謹罔極

延州來季子觀周樂頌

我之懷矣惟我季札來從句吳歷聘上國王綱隳壞侯度
傾側日尋干戈不德以力大音搆疏二氣茍慝禮樂不興
繄誰之則我奉我幣我車北東懿彼諸姬曰至魯邦魯侯
賓之自郊徂宫魯僖亨之式命瞽宗首以二南繼以國風
載雅載頌商魯攸同申以象箾文德之容亦有大武允奏
武功淵乎蕩乎泱泱渢渢或重以翕或綴以崇上際湯禹
虞舜之隆曰濩曰夏韶箾以終嗚呼四代一日備舉參聲
知政閱覽博古或登或降蹶踖傴僂夫何自鄶乃不及魯

公甲私彊寢棄厥緒或僭以佾或雍或旅襄磬武鼗方叔
之鼗踰河蹈海散亂無所先王之盛究彼始基邈之尚存
去道遠而仲尼有云周公其衰豈獨郯子學在四夷邈矣
千載詩亡樂缺設而不御矇瞍失列日趍淫哇恒用鴂吶
宣榭既焚本實先撥我之懷矣心焉孔怛作此頌章昭示
來哲

漢武帝南巡射蛟頌

惟漢六世大展巡狩於南服自尋陽浮江而出親射蛟江
中獲之猗歟壯哉盖夫荊陽之域水土墊溢淫蟄地行風
雨怒作掀艫蕩繂睒瞪懱愕莫之敢攖上乃御黃間挾剛
桂朱韘闓體而騰擲白羽應弦以砰磟霜批鱗頹霧皺鬐

鼠肉淵髓硤披肉劙耳於是海童闢路川后清宮神靈格庨𡍲老懽抃信帝王之英略天下之奇觀已人莫不曰齊臣驂擊呂梁雷轟楚士紉揮江水血變彼一材官直制其死命烏足以動萬乘也哉夫豈區宇寧謐四夷彝寵掩沙漠之貪鷙剿篁竹之炎爵強無有不弱堅無有不瑕拒之者如撓沸斷之者如拉朽將信威乎鞮譯又何獨快意於鱗介嗚呼材之尚氣之勁邇之悅遠之懾雲鳥之散沒魚鱉之顒顒殆有不必勞弓而挫鏑者臣乘臣翊臣助臣壽王躬睹盛美獨闕歌頌千載之下默默不文予故特跡史氏之舊作是頌頌曰

大漢之興兮世繼其烈言巡東南兮略彼揚越一江橫匯兮陂障嶮隘有蛟蜃鼉兮中路洶絕驚弩斷嚗兮渤澥作蹙土之頹怒兮發我癘厲鼉施猛毅兮髻角盡皴九疑曉出兮矯立巀嶭舳艫森接兮波濤疊雪上神且武兮豬仰桓撥功貿不世兮威振有截舟車所通兮職貢用疾龍沙不揚兮瘴海枯竭上飛無所逃兮下走無所脫嗚呼漢之廣大兮古未之制

百里奚讚

我思古人惟百里子自其知學亦聿既仕出于宋游弗克離祉移事周頹復捉我執我告我蹇我從于虞蹇謂不可我遄其驅鄭門不啓㣧道是輸孰云我智我諫我愚豈伊一身終顯西土我肥我牛庸蜡五穀相業弘闢霸圖超卲

國中行㳡童叟笑舞勿曰我耄耄無壯時勿曰我賤賤者
貴基勾萌甲坼稺好之姿干霄合抱貴有宜施嗟哉時命
萬世一恉刳茲白徒曾罔黃馘太公屠釣何晚弗獲繄我
人斯老死誰惕

接輿讚

古有狂者曰惟接輿辟世不仕裸身以遊放言㒵行神則
內居鳥驚獸駭雖聖弗徒聖人有行荊楚是届抹時斯亟
從政者殆刳麟未蹵何鳳之衰曷遺我真迨受世害繄聖
所可彼猶不然曰父曰母曰人曰天孰心既一抱道弗權
視茲犬彘獨不天淵夫何山谷卒遁名姓蕪菁是食駟鎰
枉聘夆和其光克性爾性高蹈不群隱德之鏡我友者匡

曾弗服裳豈無污濁譏我蹤跡涼既馳且騖滿國若狂古狂
不作俾也可忘

古碣石辭

古碣石者本禹貢冀州之域蓋今東南海運自海而北達
漳河實出乎此予喜其上符唐虞之舊制也勒之以辭
惟聖建國定曰冀都北極之運萬邦作孚宮廷㶁赫峙彼
中居士女和會溢鄭塞邪江檣白綮淮耜黃淤聿官有漕
竟海其艫偉哉碣石枕我海隅表此水道長為委輸上蟠
乾輿下結坤區割流豯豢披秀𧆑闓日月播盪星辰盤迴
恠神罔象鼉鰐龍魚颿扶纜守翼奮鬐鱗驅悉贄國用來通
帝家自國有貢或河而渠或砥斯鑿或絕或踰繭絲紈帛

金寶象珠搜毫竭縷滿捆壓車剡茲米粟誠係蔵儲得一圭撮懸萬命軀漢乖轉轅唐尼征霊於穆我后仰承唐虞掖之圖籍寳以德符普天率土瞻戴罔渝偉哉碣石厥狀屹如若柱斯植若甬斯塗濱漲如席濁漳以趨削巉勒辭永代是模

白雲先生許君哀頌辭

古之學者必有師世之說者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得嗚呼經師豈易得哉自嬴秦焚滅經籍之餘漢以來老師宿儒失其本經不惟口以傳授則或新出於風雨壞屋之所藏是以惟傳經久而不差者為最難至於人之所以為人示之以德義道之以言語則之以動作威儀是將使人觀感興起而易至於不自覺者無非教也雖然捨經則又何以為人師哉然以古今經訓學術之變迭興而師道之所自來者寖遠盖惟伊洛諸老先生是始得為道統而後知有所謂義理之學已而考亭繼之古今經訓學術之變至此而遂定必也誠明兩盡知行並進可以深造夫三代聖賢之閫域不然則經有傳之益久而愈差者矣是故古之學者常得其師傳每因經以明道後之學者既失其師傳苟非明道則固不能以知經經既明矣吾則又知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不外乎此也嗚呼經師豈易得哉惟我許君昔從蘭溪金君履祥學金君本於王文憲公柏何文定公基而王何二公則又本於黃文肅公榦盖此實朱學也然

君天資深厚學力純至手抄口誦志行彌篤而且樂與人爲善家故貧常僦屋以居達人大官踵門候謁交剡論薦而曾不爲之少動山東兩河江淮閩海之間肩客弟子擔簦負笈執經請業又必爲之搜擿明白斟酌飽滿而後去初未嘗見其有惰容是以終日危坐學徒環列無憮無敖無嬉笑無訾謷督稽者革心浮躁者易貌而日就於漸摩變化之歸嗚呼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來君信可謂得夫師道之重矣此蓋世之所共見而無間言者也君諱謙字益之世爲婺之金華人家居教授凡若干年年六十八以没予適以事不及哭而君平日遇予極厚於是特疏哀頌一篇以洩予情此予所以深痛夫人師之難遇而經師之尤不易得也嗚呼悲夫頌曰

夫天下之生也衆矣其生如醉而未醒其死若夢而弗蛻何經籍之可聞豈聖賢之能對倏爲蟻螻之起滅習爾蝿蚋之攢嘬將一歸於澌盡卒無怪其庬昧惟古之大儒君子涵養省察戰兢惕厲道不遠人則天理民彜之所存經以載道則王綱聖髓之攸賴宜身名之並立獨不與年壽而俱壞嗚呼許君博學無方篤志不懈上追洙泗之本原前泝伊洛之宗派昭日星之訓則理全而無疵闢荆棘之途則辭達而罔礙矧肅容而正襟恒睟面而盎背學徒麇来肩客滿座咸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是其車轍之同門戶之正者發之於難疑荅問之頃形之於動作威儀

之際實足使人心悟而神會吾固知其人物之標表經學之沾溉誠亦可以闖其中而肆其外矣已而天不憖遺曾不使之多有壽考而奄然長逝庭菴兮虛閒書策兮塵壒會稽先賢矣予砥柱襄陽耆舊皐尊我著蔡宋屈穀之瓠剖而無竅則渡者日溺鄭昭文之琴彈而無聲則聽者斯聵此盖我許君之所以警新學鎮末俗者遼乎邈矣自不可求之於一時而欲蓄之於千載者也嗚呼青山如屛流水如帶惜哉遺烈閟此幽隧死而不朽烱然若晝死而可作則已莽兮黃土白雲之蕪穢矣柰之何哉其亦有可悲也夫其亦有可慨也夫

張定傳

張定者諸曁人初以武學優等賜第從軍建康歷清流潛江令端平間史嵩之制置荊湖孟珙帥軍夾攻蔡州奉香朝謁八陵定以受給錢糧從守鄧州時河南始通豪桀義士歲食官廩者僅萬人及兩淮進兵攺湖北制置司計議官出江陵措置邊防團結水寨權守峽州將羸卒萬餘對壘生擒田統頭目袁梓公奪馬五十四騎俘數千人遂以功換閤門宣贊舍人知泰州累疏論清野利害不報去職復江東總管建康駐劄兼沿江制置司計議官召守融州廣西經略司言左右江有警融據其衝欲調外軍定曰本土自有峒丁欵丁耳目便捷罷械銳利若能團糾調用皆精兵也可以應敵外軍懸入不諳水土惡弱不熟谿洞險

阻無適於用坐受罷弊乃大置酒教場亭上鳴鼓一呼萬
甲蟻集経略司聞而大驚遂劾罷定吕潛當國起知通州
改守徳安府開慶間賈似道開都督府定往謁曰徳安地
小不足展布四體勢須假吾一命圖得要領歸報幕下會
北兵十萬踰閩嶺而東别屯黄陂陽邏定亟言徳安城壁
單陋合盡徙居民保漢陽都統制劉炎遽引所部禦之陽
邏矢下如雨兵猝不得進似道命移徳安治吳王磯頭定
曰兵法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今吾府無先發之兵
而徳安移治彼進我退異日將無地投足遂單騎詣轉運
使趙葵禀議曰夫南人貴舟北人貴騎今聞北兵更用舟
師鄂漢兵單弱不敵宜急團摽魚湖船虛張旗幟部令不

測使出沒炫燿江北洲渚間則大江徑渡之謀可少戢也
不然一旦渡江復以鐵騎蹂我鄂漢必危葵怒曰長江天
塹北兵豈易渡𢧐君郡守知不離徳安一步言及鄂漢何
爲也定曰徳安小郡鄂漢荆閫要害今則北兵破沙洋泊
陽羅狀掠取漁船斲以鞦靳旦莫斧斤不絕整兵練衆意
在渡江萬一舉鞭徑渡東南閫動吾豈能獨受誤國罪𢧐
葵怒愈厲曰漁舟如葉江濤洶然我轉運使也毋欺我定
力爭不已曰事勢至此謀議不信嘻吾死矣已而北兵渡
滸黄洲葵遂殺定定死鄂漢大抵陷沒如定言
爲說者曰予嘗到諸暨過定所居處得墓隧間故碑刪爲
傳方史孟之夾攻蔡州蔡下故所失地歸我子女王帛悉

輦而趨北朝廷持其議曰今幸得一空城是徒有受地之名而又無兵無糧以守其地終亦不守史與孟皆報罷北兵復起於是趙葵許甝等出軍河南大兵迎敵我軍隨潰遂劃唐鄧海泗以請和當是時定守鄧州竟無與成功者巳而襄樊破鄂漢有警磨些善闌之兵又擣貴象奪辰沅抵長沙取滸漢北渡與鄂漢兵合丞相賈懼開督進戰遣使乞解而定復爲之用且欲彷彿乎荊軻秦武陽之遺風非其道矣自是北兵南下由郢之沙洋攻陽羅洑直渡江至鄂南門丞相賈統兵扼蕪湖孫虎臣前鋒對陣夏貴挾戰船二千五百橫亘江中丞相賈將後軍駭亂射北船執縛邏騎且挑戰北兵集將樹砲擊其中堅雷鼓大振呼曰宋人敗矣丞相賈即倉皇失措舳艫皷蕩乍分乍合北兵麾小旗率輕鋭橫擊深入殺溺蔽江圖籍印符悉已遺失軍資器仗狼籍不可勝計丞相賈東走揚州孫夏並降當是時定言悉驗然定死已久矣或曰葵與賈不協故置定死地或曰定使間到北欲翻漢陽城誘覆其衆失期一日故棄城出奔葵殺之也或曰賈至鄂許納歲幣而北兵退復有陰謀懼泄故欲殺定託之葵也嗚呼當滄海橫流之際人材國勢一至於此豈不重可哀憐也哉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七

淵頴吳先生集卷第八

門人金華宋濂編

釋迦方域志後序

終南山僧道宣嘗著釋迦方域志二卷言西域諸國佛經行乞食營建塔廟處與其風土物産甚悉文又足以發之唐藝文志載其目予始從學佛者游頗究其所爲志者盖漢之初世烏孫大月氏本在敦煌祈連間匈奴冒頓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居其地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自踈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顔師古曰塞今釋種也塞釋聲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王地烏孫昆莫又擊破之而大月氏西徙大夏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休循捐毒國絶小依葱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

孫張騫云在大夏時賈人往市身毒得邛竹杖蜀布身毒
居大夏東南有蜀物度去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間使四
道並出指求身毒卒為西南夷所閉不得通李奇曰身毒
一名天篤即今浮屠胡也按此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
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九百二十里西至大夏千有六百
一十里故大夏賈人云在其東南虛稱里數至於數千欲
以誇漢使為遠實一國也漢西域傳止載捐毒而張騫傳
乃引身毒持疑之也要之烏孫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國東
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而近漢擊匈奴收休屠王祭天金人
金人蓋今佛氏遺像休屠王漢張掖郡地將近故塞國也
而身毒及東漢又稱天竺摩騰竺法蘭之徒始持白氎之

像及所譯四十二章到洛楚王英乃首盛齋戒之祀范曄
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二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
葱嶺間小國後漸大或為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葱嶺
以西乃為塞種葱嶺以東多是雜胡亦不待辨而可知者
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號為大國東天竺乃與
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王所君罽賓隋唐之
間別曰漕或曰矩吒且在西天竺之列東南海外扶南林
邑又南天竺之隣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本塞種獨稱
中印度印度天竺之梵言猶捐毒也云土謂其道則已幾徧
天地之所覆載與夫貫古今而不可終窮者吁怪矣哉先
王之世道德同風俗一文為制度悉已定奇言嵬行淫巧

異技之人卒不自容於執法之吏去古日遠民不見聖甚則立枯槁石以爲行髡首裸身以爲餙或曰是方外之士也至於傷教害義亂大倫而猶不少顧始基之矣及漢而後天竺浮屠之教熾然乘之達賢君子歿受其法又文以老莊列子之旨且曰史蘇嘗紀其異矣仲尼亦嘗許其聖矣何不可者吁西極之多幻也世之政[illegible]於陵夷民惟異物之是遷宋何承天善天文星曆而胡僧[illegible]論冬至日晷與天竺占異周白蘇祗婆善胡琵琶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則又得之西域於是西涼龜茲之樂陳於[illegible]部婆羅門九執之曆厠於大衍矣甚者周孔與釋迦並[illegible]亦毋慮乎書草旁行而與帝編鐵摘之經混爲一錄也[illegible]然天地之一氣

既㐲而萬形有變化容者羽者毛者鱗者[illegible]者根荄者浮生者而恒出入於一機區已別矣安在其[illegible]靈之起滅因報之相尋哉夫何造化之功用陰陽之屈伸又與吾儒惑也傳曰五帝以前無傳人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今浮屠氏乃索言之始於無所始也窮於無所窮也殆有出於心志耳目之所不能及者吁怪矣哉自漢宣元以後西域服從於是十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可考隋唐之世裴矩賈耽則又皆圖而志之若大道宣之作本爲其徒設也吾頗見其與前史有異故特爲絕地理者述其槩焉

春秋繁露後題

昔予自京師還過樂陵問董仲舒所居處無有云遺廟在
河壖廢者三十年或云茌平有别廟廟有元祐間碑未知
茌平何以得祠也特會新御史上章議揚雄不當列祀孔
子廟廷林宗莚者閩人頗謂予是未能刋舉當世乃剽竊
先儒緒餘欲紬死楊雄耶然漢儒獨仲舒司未列從祀不宜
後雄竟未有言者仲舒所著書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
多說春秋事得失公羊之義疏也今具十付又総名繁露而
章第或標玉杯竹林且雜取所對制策語是豈對制策時
徵諸所著之書歟或後人附會之歟傳稱朝廷每有大議
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今猶載湯問郊祀一事若
夫求雨止雨推陰陽所以錯行者類淫巫瞽史所為非絕

儒之道矣蓋春秋　經書雩書大雩書大水鼓用牲于社
于門是皆實事非欲使後之說者因是以推灾異之變而
且流於術數之學也漢之諸儒乃相承言之豈或求諸聖
人之過歟京房之於易劉向之於洪範五行亦猶此也吁
仲舒有以發之矣然而推明孔氏罷紬百家使學者有所
統一卓然漢承秦滅學之後歷千載不可泯滅又何待乎
從祀與否耶

胡氏管見唐柳宗元封建論後題

予嘗觀柳宗元封建論言封建之法更古聖王堯舜禹湯
文武莫能去之是非不能去也勢不可也故封建非聖人
意也勢也胡氏讀史管見則曰封建之法聖人所以順天

理承人心而爲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宗元説非是予盖因是而求之則天下古今之變日趨於無窮又不可以一槩論矣夫自夏后氏之衰有扈之戰洛汭之敗商丘之徙斟尋斟灌之依禹祀之不絶者如綫昆吾之強自衛遷許又彰彰然自號於世曰覇此一變也而商周亦以是而得天下及周之東諸侯削弱世室擅權魯有三桓晉有六卿鄭有七穆孫甯在衛崔高在齊滔滔者天下皆是雞澤一會溴梁一盟君如贅旒於上而大夫自相歃血於下此又一變也而三晉田和亦以是而得國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

三世希不失矣此盖通論天下之勢也夫何戰國之世兵力日用游説肆行申韓以法術商李以耕戰蘇張犀首以合從連衡各以其能分適諸侯之國始皇雖大索逐客卒就其吞併六國之謀者又客之功也此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於士及天下既一始皇自以爲前世莫能及遂舉封建而廢之郡縣自置殺豪傑銷鋒鏑墮名城欲盡屏天下之兵而不用又且貪驁亡厭科謫民發民不堪命陳勝吳廣攘臂一呼執農器以爲兵而民之從亂十室而七項羽以亡楚故將之子劉季以泗上亭長分割天下立十八王又五歲而盡屬漢此又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於庶人於乎聖王不作世道愈下天下之變則亦不知其所終者矣

是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抑又考之堯舜禹湯遠矣及周而始詳商紂之亂天下之歸周者三分之二武王既以是而勝商商之頑民雖遷于洛猶且弗率則又告之以商之自絕於天與周之受有天命勞来安集無所不用其心然猶不能已夫商奄四國之禍也當是時周卒不至於犇潰動揺者豈無其故哉盖周都豐鎬而文王之德化南被於汝墳漢廣之域自洛以東冀青兖三州昔本屬紂且大封同姓與異姓功臣以鎮之魯周公之國也齊太公之國也表在東海淮夷徐莒之屬有所畏焉而不敢動燕召公之國也成王滅唐而唐又以之封唐叔介在北邊北戎追貊之類有所懼焉而不敢越成王在豐周公又自居洛以

統之商奄既滅康叔以之國於衛微子以之國於宋雖曰治之以德亦以示天下形勢也始皇始一天下據關中廢封建勿王子弟及二世而關東盜起郡縣吏或降或死無一肯堅守者漢興鑑秦之弊當項羽專制之餘燕趙梁楚太原淮南多王異姓故終高帝之世用兵不息韓王信上所親幸盧綰又故人也使當匈奴卒亡入匈奴吳芮乃以長沙卑濕之國使當南越則以國小僅存耳故又大封同姓荆以王賈楚以王交代以王喜齊以王肥吳以王濞然非制也是以卒有吳楚七國之亂何則漢天子止有關中巴蜀等十五郡而諸侯王連城列邑被于三邊固不可與成周並論矣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

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是又豈宗元之所謂勢者
非耶於乎自予前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秦而勢
爲已極自予後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漢而勢有
不同嘗見之說守儒之常論也然而又曰欲行封建先自
井田始夫封建井田二者盖同出於堯舜禹湯文武之盛
時上之則分土列爵以建國下之則分田畫野以居民井
田小封建也封建大井田也秦漢以来井田廢矣則是封
建之法雖欲不廢而爲郡縣也尚可得哉

張氏大樂玄機賦論後題

鄉予北遊京師聞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法也自東都
不守大樂氏奉其樂器北趍燕都燕都喪亂又從汴蔡汴
蔡陷沒而東平嚴侯獨得其故樂部人　國初有旨徵樂
東平太常徐公遂典樂向日月山奏觀乞增宮縣登歌文
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今樂戶子孫猶世籍河
汴間僅能隸其鐘鼓鏗鏘不復能究其義矣予因考求前
代議樂自和峴以下更六七鉅公而議論莫之有定前日
之宿縣者本謂樂和曾未幾時倏已改鑄或云樂失之清
或云樂過於濁樂工冶卒且深猒其爐鞴鼓鑄之勞則或
自取其樂之協時加銅齊以濟之當軒臨試雖以老師宿
儒終不能必悟其銅齊之輕重而徒論其銅律之清濁也
迨夫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縣卒爲造大晟樂府遂
頒其樂書於天下盖謂古之制樂者惟黃帝夏禹得樂之

正何則聖主之禀賦上與天地陰陽爲一體聲則爲律身則爲度故夫黃帝夏禹之制樂實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請以聖主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鍾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即據而定爲度量權衡樂以是制則臣將見其合天地之正備陰陽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是特惟承相蔡京最神其說先鑄帝鼐八鼎復造金石鍾虡雕幾刻鏤蓋極後世之選已然以崇寧之指尺既長而樂律遂高雖漢津亦自知之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高北方玄鼎水又溢出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水溢出則國有變而境土喪没是不久矣嗚呼漢津所制豈復有加於和現以下諸人所論之樂哉然且至今沿襲相承未聞有所改作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雖然崇寧之樂亦可變矣蓋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胡部樂古雅樂更秦亂而廢漢世惟采荆楚燕代之謳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夷虜及隋平江左魏三祖清商等樂存者什四世謂爲華夏正聲蓋俗樂也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茲人白蘇祗婆善胡琵琶而翻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家猶有大石小石大食般涉等調大石等國本在西域而般涉即是般贍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爲大簇羽矣由是觀之漢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以来則復悉以胡樂定雅樂唐至玄宗胡部與俗部立樂工肄樂坐技不通然後發爲立技立技不精然後

使教雅樂天下後世卒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聲矣自唐歷宋大抵皆然是猶未能究夫樂律之元而僅拳拳於黍尺指尺之同異及乎大晟樂府之立吾殆未知其尚有胡俗之雜耶抑果雅樂之正也夫以雅樂平淡而聲緩胡俗繁碎而聲急今大晟之樂律太高樂聲急矣當大晟樂書之行教坊色長張俁曾製大樂玄機賦論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調本不脫乎龜玆白蘇祗婆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絃管猶或尚循乎大唐五代黎園法曲之遺此非胡俗之雜行者乎宜雅樂之未易還復也然吾就俁之所學嘗謂樂工肄樂先須通達強記巧妙斡旋復窮十載曉夜之思而務諳前人格範之正固不可以草茅無識而輕議樂又況漢津蜀一黥卒稍窺范景仁司馬君實之議論而且得與夫黃帝夏禹配食於樂成之廟尚可至今沿襲而不變耶於乎誠以世之通音曉律者或少也夫何天下四方之所尚胡俗伎樂卒多輕儇剽殺嘽啖縱肆前緩後驟不中音節也則倡優雜劇類且青紅塗抹子女雜擾導淫教媟不得禁止然以胡俗之樂音節不中則聲氣淺浮而日趨於薄倡優之伎禁止不行則風俗流蕩而不知所返此雖小節所繫甚大漢諺有云宮中好高髻城中高一尺宮中好長袖城中全匹帛意者朝廷合議先正雅樂然後天下四方悉更胡俗二部之不正者悉歸於正而後止殆不可視是為千古之絕學也然古者律曆二事更

相爲用太史郭公一嘗定曆誠曠世所未有予謂宜依古法緹室葭灰隨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既應則鍾律之中聲當無有不應者要在久而後驗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遂定也嗚呼崇寧之樂亦可變矣吾又安得夫伶倫榮援之徒而與之共論樂哉

續琴操哀江南

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掖間汪姓忘其名臨安不守太后嬪御北汪從之宿留薊門數年而文丞相被執在獄汪上謁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及歸倩宮人會者十八人釃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再行淚雨下悲不自勝後竟不知所在嘻汪盖死矣客有感之者爲續琴操曰哀江南凡四章

我赴薊門四之一

我赴薊門我心何苦我本南人我行北土朔彼翼軫客星光黯自陪輦轂久涉戎行靡歲不戰何兵不潰偷生有感就死無罪莽莽黃沙依依翠華我皇何在忍恤我家

瞻彼江漢四之二

瞻彼江漢截淮及楚起兵海隅亡命無所枕戈待旦憤不顧身我睠王室誰非國人噫嘻昊天使汝縲絏姦黨心寒徒見膽裂蕃河萬里冰雪峨峨爾死得死我生謂何

我操南音四之三

我操南音爰酌我酒風摧我裳冰裂我手薄送于野曷云

同歸。自貽伊阻。不得奮飛。持此盈觴。化爲別淚。昔也姬姜。今爲憔悴。山高水遠。無相見時。各保玉體。将死爲期。

興言自古四之四

興言自古使我遠老麋鹿是游姑蘇荒草起秣戈馬裴回舊鄉江山不改風景忘亡誰觸塵埃不見日月梨園雲散羽林鳥没吞聲鄉蜀悲風四来爾非遺民何獨不哀

右續琴操哀江南者四章章四解或傳粤人翺作讀其辭甚悲因其辭以推其心則其所悲又有甚於此辭者謂非翺作不可也當宋季年大兵壓境兩宮日以琴酒自娛故老言度宗在宮中常以壺觴自隨盡日不醉權臣弄國江上之師不暇一戰又以捷聞盖必有以壅塞其耳目蠱惑其心志而然歟否則慄慄危懼之不暇而又何樂於酒藉令長江天塹北軍不能飛渡安能坐守東南數郡爲一龜茲國哉梁蕭繹時江陵戒嚴百官戎服聽講老子中既輟講諜者言魏軍不出四境怙然又復開講一日以至力屈就擒身困縲幕雖拔刀斫按不得悔嘻宋季然矣夫人者乃能以善鼓琴見上吾意其不爲鄙恖必爲雍門周縱不能一悟主聽使之少有更張亦能使之立若破國亡邑至聞疾風飛鳥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巳及大事巳去獨其心怏怏犇走萬里若不釋然者嘻亦晚矣天寶盛時歌者李龜年恩遇無比禄山亂龜年流落江南每歌數闋四座莫不嘆息泣下又況天地黯然山河頓異使夫人者尚在

庸不有以泣龜年者泣之乎予謂琴操多出於憂愁窮苦之人而有所守者剏之於辭適契焉故錄之若曰南風不競則自古見之美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伊耆氏大蜡樂歌辭

大蜡之禮廢矣記禮者曰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又曰天子大蜡八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蓋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發之而爲庶人庶物陽舒而陰斂雲行而雨施功加於歲則報之以歲事之成勞著於民則饗之以國典之正伊耆氏果何氏也將始之教民以田者也三禮義宗曰伊耆氏神農之別號後之蜡者先嗇

祀神農司嗇祀后稷則固非伊耆氏之蜡也烈山氏之子柱本爲稷而周人更用棄禮且有若是者明堂位載魯有伊耆氏之樂而周官籥章掌豳籥者鄭玄又析豳風七月一詩以配之或祈田祖或樂田畯或息老物籥豈伊耆氏之葦籥者乎自秦始置臘漢魏之間二禮並行魏高堂隆曰古之王者各用其五行之運盛者爲蜡終者爲臘及隋開皇乃停十月之蜡而但行十二月之臘唐貞觀初因之前以寅蜡百神卯祭社宮辰然後臘宗廟近世則蜡臘又特通行於一日矣夫以夏正十月周正爲十二月由周夏之正所建不同卒致蜡臘之禮相襲無別呂不韋月令孟冬之月勞農休息臘先祖五祀鄭玄注曰此周之蜡也然

而蜡之為蜡未嘗及先祖五祀豈秦制已混之乎於乎大蜡之禮廢矣記禮者尚存其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樂則無可考者欲補是無益也雖然載芟良耜聖人之經已吾猶後世之復古者補焉庸不有土鼓葦籥寂寥之末音者乎遂從而録其辭

於穆泰鴻假降嘉穀神莫其帝眡肖靈之鞠經營標野畋薦腥熟休我恤茲億載蒙福　先嗇一

皇監下民云胡其穡篤生厥吙克用封殖恊風鳴條壚土癉發嘉承天常式保爾極　司嗇二

倬彼田畯人遭阻艱茅蒲襏襫銚鎒以完率育稚耋告成萬寶越貽乃粒我王之造　農三

我田甫田我行畯郵騶桑之饁童券何秋遡惟風后井畫九丘盡不古處允茲民迷　郵表畷四

大哉者川疏為中野稻人瀦波菑畝以雨膏潤畢逮畚鍤具舉豊年穰穰永得我所　坊五

先王授民兆濬茲洫伯荚萮與胼胝是力從横川畛經緯國都自西徂東慎不可踰　水庸六

自古在昔虔共粢盛有函斯活田稺乃榮害克何竊犢牙弗獰莫釁匪武用迪厥成　猫虎七

玄冥盛陰十月霜雪草枯木凋坏戶咸閉袪除妖蠭劇滅蟲蠚暑生寒死不瑕有害　昆蟲八

田居子黄隱君哀頌辭

始予弱冠時從黃隱君游隱君諱景昌字明遠世爲婺之浦江人自幼敦樸而開悟及長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嚴南公嘗一再攜予詣隱君質春秋隱君則曰墨守是非初不可以草草矣已而予授其孫迪學且盡發其春秋公穀舉傳論及三代用正日夜食之辨每言春秋一書自公穀氏口說相傳至漢然後著之竹帛是故經有脫編有錯簡學者畏聖經下避賢傳訛舛誣濫不敢較也辨用正曰三代正朔改正者必改月數而春秋左氏爲最明太史推日食則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日食爲六月梓慎占星孛則又曰火之出也在夏爲三月在商爲四月在周爲五月而經且書宋衛陳鄭之災爲五月它如晉卜偃因童謠而驗晉人之疾號又極有以見夫夏周數月之不同矣蔡氏傳書乃曰三代之建正不同月數不改凡朝覲會同巡狩承享之事必以所建之正至於數月皆起於寅嗚呼蔡氏之爲是說豈欲以嬴秦視三代耶秦史所書冬十月以爲歲首後九月以爲閏月月建一差閏法不合後九非戌而十月亦非亥矣然而秦人自以端月爲正史以十月書於元年之首者太初曆行漢世追改之也孰謂三代類是而伊訓必以十有二月而首歲者乎辨日夜食曰天之七政日月五星皆動物也而日月且有薄蝕之變春秋據見而錄故言日有食之不言所食蓋慎之也穀梁言王者朝日日出而有虧傷即是夜食是以經不書

日月辰晦朔言日夜食不可以日定也雖然王者朝日則已見為晝食非夜食矣聖人豈能據所不見而即書之經耶或曰春秋之經無日夜食曆家之算天度必知有日夜食是傳者因經以著曆數也予謂經書日食三十有六後世善曆者推之或有甲乙或無晦朔不聞言有日夜食學聖人之學豈不反為巫史家所笑乎或曰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見海出日當是而食將夜食乎抑書食乎予謂古人之占天者當晝則測日景當初昏則驗中星自帝堯之分命羲和者此其職矣又何敢以瑣闇雜說而輕議聖經者乎自予當時觀其辨日夜食凜凜不可屈後得巴川陽恪春秋考正一卷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出入經史無

慮數百千言隱君且明其不然乃作周正如傳考章分條析文檄多此㝡其善待論者嘗又考古今諸家所賦詩上起漢魏下迄于六代陳隋而止唐以来古體之作一變今體不盡録也間則致書豈巖南公有古今體樂府之辨曰夫古詩三百篇之外後人所為準者惟漢魏為古體之宗而唐沈宋則始為今體之倡然樂府辭乃具古今體何者漢魏以還言樂府者本是古體及唐李太白宮中行樂辭梨園之伎悉絃歌之特是今體律詩王摩詰渭城歌世以小秦王調歌之又謂之陽關詞復是今體絶句它如古挽歌辭左氏傳所載歌虞殯者雖不可考漢魏之間所歌薤露蒿里則猶古也自唐至今之為挽歌者必以今體五七言

四韻爲之何耶又如古樂府題胡無人釣竿等篇唐徐彥
伯沈雲卿方以五言今體爲之河滿子一曲司空文明又
以五言二韻爲之盡今日之所謂律詩絕句者也此果何
耶唐人詩集每有標題古詩律詩古樂府歌引吟行者杜
少陵集中獨無樂府舊嘗累讀而深疑之蓋夫古人之詩
一章一句動合律呂被之金石筦絃播之羽旄干戚與夫
唱嘆於工師瞽矇之口皆是詩也何有詩與樂府之別哉
或者不悟且曰此爲四言此爲五言此爲七言此爲古詩
此爲歌行此爲琴操嗚呼陋矣此皆後世擬古者之一失
也昔者曹孟德召李堅爲鞞舞辭欲以閑西園鼓吹之舊
堅以亂離久廢不悉古曲子建乃不泥古曲之名遂別備
之何後世之言古曲者就題立意若宋齊梁諸人之所爲者耶
宋齊梁諸人之所爲猶若是則今體之拘拘者吾可得而盡錄
耶欲觀古今體樂府之變考吾之所自錄者槩可見矣隱君晚
自號田居子因作田居古調辭九章一章曰耕田二章曰抱甕
三章曰濯澗四章曰暴日五章曰候樵六章曰倚囱七章曰聯
簑八章曰釀酒九章曰開徑每一客至霑醉恒擊節高歌
超然自得然頗自謂東都名士大夫不欲以文士得名及
老猶親自刪述不已且曰吾耄矣恐一旦即死無以藉手
見古人吾又豈得與夫文士齒哉於乎揚雄法言書鄭子
真李仲元王充論衡書谷子雲吳君高子真名動京師子
雲身爲五侯之客仲元非不有隱德君高非不有文翰而

終以不顯奈之何哉此殆當世逢遇之不同初不可以士
論賢否定也隱君巳矣予故悉疏其文且作哀頌一篇就
以祭之使後人之讀是者知吾之所以哀隱君與夫隱君
之所以自哀者矣於乎悲夫頌曰
於乎自古皆有死今之死者已乎可哀方来如秋濤之未
息既往類老樹之先摧當其壯年卓落呻吟佔畢聖賢含
席追其晩節偃蹇浮湛里閈漁釣爭隈生而無爵沒而無
謚直隱居行義而止耳心之所存道之所統則或前有千
古後有萬世內有中國外有九垓予嘗觀其所著書成篋攟
筆成甕將以窮經而致用猶恐一旦先狗馬填溝壑無以
自見於世眼光流月舌音轉雷倏焉榮華茲固不能必料
其揣之簡牘刻之琬琰忽爾變滅抑亦不得必禁其聚為
燐火委諸塵埃於乎就君平日之所自論者不待後世而
悉驗雖使投篆兮赴獄冶銅兮鑄鳥孰知其學孰慕其材
耋而屬纊卒而蓋棺葬而得壙則終身之韻已哀又何猜
有肴在俎有酒在盃歷上下四方曾不可以復作盍歸乎
來

觀生堂銘

義烏樓君國禎業古醫自闢堂扁曰觀生請予銘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我觀其生雖以聖人對時而育物
者卒不逃乎肖象與形聲誠推其本則民不夭札物無疵
癘特在乎風雨之調寒暑之平遂充其技則炎冷迭變爍

濕殊施迺欲寄命乎蝱蟲之甲翅草樹之根莖上追黃父僦貸季之神睛下逮桑君秦越人之智精毋能洞見乎心肝膽肺之系絡實有以維毀乎鍼砭湯熨之重輕我求我醫何異操兵視一身百骸之會如國之有政察山林海陸之産則辛鹹苦滑猶干楯矛戟或宜野戰或類防城然則兵本所以活國醫本所以活民而特繫於我用之能否彼不度地而浪戰不診脉而試藥者亦徒使夫天人之交戾龍虎之妄爭是固未足以究夫觀生之場而盡彼衛生之經猗歟樓君幼通難素長識運氣遂以醫鳴居藥在皮醬書塞榼吾然後知夫周秦邯鄲之所貴者悉躔於戶而無遁其情矣

義烏樓君王汝墓碣銘并序

義烏樓君王汝既卒子光亨出學童識字一編請予序曰凡盈天地之兩間者莫非物也史皇倉頡始制文字而正名百物天下之物舉一而無窮故古今字書之學亦與之變而無窮形聲事意轉注假借音同字異音異字同雖自一起而成文極其變或至於什伯倍蓰而不止兩漢之世悉隸小學學童習之罔有遺者晉魏以降士不師古而俗書僞學之日勝造字偏傍點畫亂讀字輕淺重濁籀小學學童識字日少涉事日疎造理日窒馮私臆决眞倒錯還或以目前近事幾不名六畜幾不辨菽麥況天下之物可舉者若是之無窮哉嗚呼弊也久矣蓋今

王汝頤以暇日輯古今字書尤注意音義聲韻訓詁同異題曰學童識字是雖未足以盡繼古小學然皆精緻可傳予並序是語已復還其書光亨泣且請曰書幸序已墓上之碣獨未有表者敢重賜以銘按君樓氏諱有成字王汝世爲婺之義烏人曾祖爲祖琰父建中咸業儒君自宋季早以善詞賦有聲會江南內附而君遂老家居教授江淮提舉司聞君名就檄君無爲路儒學學録君竟以不覲聞達卒家是至順元年冬十一月十八日享年七十八配童氏子男四人長曰則仁次曰於義次曰彌老幼則光亨也孫男十三人曰慧曰用曰性曰韶曰祐曰武曰行曰善曰輿曰玓曰爍曰珍曰璉曾孫男六人致亭致康致愷致中致和致悌光亨等即以卒月三十日葬君于智者鄉梅口山之原自墓去家不越百舉武而近予觀宋季以来東南學者多承故家文獻之遺彬彬間出而義烏何茂恭喻叔奇兄弟最爲翹楚曾未百年文墨寂寥簡編零落可以使人長嘆而於邑者光亨每言君輯古今字書年已衰耄然猶日夜發聖經賢傳諸子雜書而誦之隨得隨抄遂成卷帙嗚呼其老且勤也若是豈宜使之泯沒無聞哉是可銘已銘曰有嚴斯栽有濊斯瀦誰歟窆者曰老一儒妥爾魂魄仍爾室廬爾嘗爾烝子孫靡不承

淵潁吳先生集卷之八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九

古琴操九引曲歌辭

門人金華宋濂編

始予少嘗學琴學之數曰曾不能布指爪而辨徵角甚矣哉琴道之遠也蓋予每思古人之去我者久不可復見徒欲想其遺聲遺韻而庶幾或得其心術之所存情緒之所託終以不克而後止是以常詠其辭樂家諸書又或不載或有載者多非其舊且至有聲而無辭甚矣哉琴道之遠也古者琴有五曲十二操九引五曲者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本詩也漢魏以降惟鹿鳴一調僅存十二操者將歸猗蘭龜山越裳拘幽岐山履霜雉朝飛別鵠殘形水仙襄陵古辭或存或亡而存者類出後世之傳會漢蔡中郎

及唐韓吏部曾作十操水仙襄陵且以其繫於樂工琴師不復採用故今特因琴操九引復補其曲辝是數曲者頗本於婦人女子仇讎羈旅幽憂抑欝之懷君子猶得以少逗於古是則所謂琴道之遠者誠有異於閭閻下俚折揚黄華聽之則嗑然而大笑者矣夫何遠哉遂從而具録其辝

烈女引楚樊姬作

巹巫山兮崔嵬又江水兮委夷草木兮芬芳鳥獸兮號悲孟冬十月兮森然樹羽野火霓揚兮袒裼暴虎君王躭樂兮妾心獨苦妾心獨苦兮無使罪予嗟嗟兮國之無人莽莽兮雲夢有洲甘酒兮厲生淫獸兮禍來君王躭樂兮樂滂沛妾處深宮兮烏知外隍鹿與女兮自古惑之君王亟歸兮匪妾之私

伯姬引魯紀伯姬作

北風兮喈喈雨雪兮瀌瀌我心兮殷憂東海泱泱兮大邦爲伉平原何有兮廣澤有樹鴻鳫哀鳴兮麋鹿驕驁兵車轔轔兮在彼行路鼉鼉非靖兮委儀章而謀去我生而存兮日蹙我國我死不瞑兮魂不血食父母既沒兮歸又不得周公有鬼兮曷徼于福我泛兮柏舟蕩蕩兮中河時歲不與兮可柰何遭此鞫訩兮柰若何

貞女引魯漆室女作

春木兮含英野花兮幽香我何所嘆兮我何所憶主少國

㥶兮使我悲惻嗟彼女子兮婉婉令姿盛年不出兮老將
逮之嗟彼女子兮無非無儀肉食者謀兮汝何恩爲我執
我筬兮我藩我圃過客馬逸兮苟犬之或禦藩抜茨踐兮飢
哺無所廟堂失策兮婦女爲虜悠悠蒼天兮天道惡知我
謂我兮秉心獨貞傷和幾時兮霰雪其寒懷貞見疑兮是
其可懲

思歸引　齊衛女作

麥秀蔪兮禾黍油油越有鳴雉兮粥粥道周朝陽煇然兮
雲霧塞天中道徘徊兮喪我好逑紅顏摧頹兮欲飛復止
縞衣入吊兮既悲且毀禮有未合兮不敢徇死先王之懷
兮敢辱王子父母鞠我兮胡然棄之宮庭嚴邃兮遐閟於

[illegible]痛仍兮何命爲明我思古
[illegible]兮寡兮匪汝予聘我歸之思兮渺哉
河梁詩謂[illegible]我其航

霹靂引　楚商梁子作

步出郭門兮一何蕭蕭念彼古澤兮與言來游山長水闊
兮曠無儔侶天地晦冥兮霹靂儆予玄雲兮洹凝急雨兮
滂沱氷雹兮交加蛟螭兮湧波棲棲業業兮天何我駴軒
軨驍虓兮道不可以跽危顛疾蹷兮物無不靡側身慎行
兮庶無罪悔神龍之歸兮蕭然川坻雷公上天兮挾輈以
馳昔何嚚嘘兮今何怒爲丕咸去我兮誰其得知

走馬引　秦樗里牧子作

白楊刀兮宛曾矛𢦏戈待旦兮思報父仇父仇既報兮義不共戴之命不出兮遁我於隘山高無人兮上無日星夜聞有馬兮繞屋嘶聲天不祐我兮愬追我兵横屍都市兮國有常刑我徊以徨兮莫復我裝沂澤滌湯兮道路超留我啼斯潦亍我軀斯厲所處何危兮命幾一髮追兵既遠兮孰知其然馬跡在地兮莫辨東西父不可見兮我志獲伸我死得死兮嗚呼終天

箜篌引 漢霍里子高妻麗玉作

浩浩兮洪河有叟一人兮攜壺赴波我急爾止兮無檝迎汝爾竟汝渡兮爾何所苦龍伯兮馮陵鮫魚兮𤉡差戲風奔騰兮霧雨渺瀰磨牙吮血兮制汝殭屍不死於渡兮奈何乎我我亟從汝兮我死其可毀容惡服兮志不可回埋魂隕骨兮委命黄泥碣石嶄巖兮望不可測精衛銜石兮曷海之塞曷海之塞兮恨與之平和我如此兮不如無生

琴引 秦屠門子作

山嵯峨兮我車之將水決漭兮莫之致梁世而溷濁兮黑白不明干戈日尋兮武夫頳行天寒而爨兮厥有瓜瓞士賤以拘兮不敢容悅黔首之愚兮爾乃自愚謂儁可傑兮儁則何辜長纓兮縶胡瞋目兮語難堯舜遠而兮旦不復旦豺虎咬人兮潔身去亂商雖有山兮曄曄紫芝嗟彼美人兮豉予望之何世之不偶兮曰安其危而利其菑天道至此兮我命之衰

龍丘引楚龍丘子作

春花兮亂開秋葉兮滿堦時不再来兮我憂用老[redacted]行懷思兮我歸無所鳥則有翼兮魚則有鬐瀟霍有岳兮江漢斯陂徘徊不進兮尼彼路岐僕夫告病兮飢馬嚙箕我夢之歸兮吾鄉我里門閫依俙兮墟墓則邇魂神惝怳兮一夕九徙父毋何在兮敢及妻子天陰歲莫兮北風之寒曰我無衣兮坐不能飡我拊我膺兮摧我肺肝閔天嗟嗟兮喟其增歎

三彭傳

昔在天地未判之初混混沌沌玄玄黃黃載清載濁實陰實陽水火交運日星乃光爰有神人厥名曰突寔生其間呑汲元精孕胚巨霧上顱下趾有罰成形口味鼻昇膻目色耳聲一機既闢萬化則行次有三子爭氏惟彭孟琚仲質季矯是名相其居處託彼衆眂私其喜樂潛覷然爭吉凶紏纏禍福搶攘無有否蔵讒言其與無有刃攙積不相能人類用殄兕疺為朋天下雜擾而欲以聽直於明庭於是黃帝乃召天老而問曰朕治天下嘗以為天下已治矣三光齊明萬物順軌教流民人德洽遠迩昆蟲喙息草木蘢靡華夏蛮貊率我綱紀彼獨童狡嚚昏頑鈍稚鄙機心曰滋嗜慾犇起是何人情之大不美也彼三子者何以敢于亂始欲天老對曰臣不識也帝盍即是而詰焉孟琚率爾而前曰自臣之生茫無識知秉心多慾觸事即思揣靡慎

倒神去鬼来佪翔無象捩轉九垓莫高匪山嵺若阜隨莫浚匪淵規我沼池貪羸務嗇乘間抵巇巧窮毫髮校數根芟他人富利視若己私業為怨府襲作禍媒墨屎注睛誧談流蔡已苟可得靡有孑遺仲質感手其容以次進曰自臣有行獨我勞苦顏然變色恭尔齎怒俠中淺量誥臟鞣腑言搶暴發氣鞴交鼓霆碎電轂燀燧逢午草搖風動搖毒齎弩恍浮嚾唶設唾噫嘌誚譏是非傎錯横陻孰蛙睅脺馱蝗攘服妄恃我強一與特忤千金讎仇眶眦為虜世不我容胡寧可數季矯後至奮而稱曰嗟乎異哉伯仲之言臣殆不敢以默已自臣之壯肆其殺殘按膝危踞瞋目語雜犀渠鶴豨蛇矛祭獚嚼肌洩憤鍥骨求瘢力可扼肩

雄疢弗完射則命中飛走欲殫一言相加六親無讎兵在其頸髮上衝冠精神慓發魂䚂遁奔積骸為丘流血成舟戰聲未斂敵膽已寒志在我勝疇測吾端於是黃帝肖若有聞黯然不怡起顧天老復極其辭已而彼三子者逡巡拱立錯愕失次同辭而進曰惟帝清閒下民鰥寡無益臣雖不言帝之視聽可盡蔽歟蓋臣聞之人生一世本自化樞孰不百年我謂斯須條其童幼劇至老枯何頭不禿何體不臞貴恭賤辱利害爭驅一死喪病瘦悲嘆因努開口笑言舐得幾娛縱情恣欲豈我過踰方其賦形我有軀幹日怵美目清揚雄鬚佼大肩背豐厚手足輕快語音如簧容止若畫市童興嗟隣嫗竊睇是皆自然罔有過害至若疲癃

連蹇痀瘻育瞶歩趍如縶頟面弗頤視臣之全生而抱形
者百不逢一孰可倚賴飢羸危窘菲惡困殆褐裘不充藜
藿弗饜視臣之順適而愜體者千不遭一復何怨悔古人
嘗有言曰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則用之山丘之高川澤之
畀肖翹蠉蠕華實葉枝時至氣來各有所宜是以人爲萬
物之靈而寔是用夫萬物豈我之私然則世之所有天之所
樂但知性情何有規韄名車駿乘鞍韉轡絡芳醪美饌鼎
飪罍幕約奇聲異伎絃箏粉澤任口醲鮮隨身煜爚此殆臣
兄弟之所喜聞而時俗之所謂憂譏者也嗟乎人不可以
無權權高則廓權降則韄人不可以無勢勢盛則爍勢傾
則縛惟泉濫觴而又逵惟火燎原而必約順臣者得志而

相矜關臣者逆天而自蓋是故思之不得而至怨怨之不
已而戚傺臣猶恐其不足以竭平生之志騁一已之欲徒
大斯俛仰而向盡此所以終歲犇跳而蘭轢者歟雖然彼
兇而暴世之下愚罹法受戮殘辱狗彘當其生存恣意所
如此通而膺聖人之徒黃馘槁項飢餓體膚及其沒身併
盡丘墟是蓋天下之雜擾者或脩或短或黔或晳或壽或
殀或遭病患或遇禍讁各有天命弗勞人力恒自困於昏
睡又謂臣之讒賊而彼衆人方欲以是而聽直於帝庭也
孰爲直歟於是黃帝乃召天老而告曰自朕之治天下帝
榆無道侵欲諸侯蚩尤暴起兵亂冀州太一奉符天一獻
諫一戰而勝涿鹿是都櫓巢營雹風雨漂搖果蘇鮭鮐臭

穢腥臊民人告病我是用憂制被樂餌務爲民迹彼三子者吁躑雜遝兵之不可藥之不及雖欲本其致亂之故用以變之毋乃天下終未能盡治歟天老對曰臣聞上古開物之時天高地下風氣漸張醴泉瀵注地膏馨香上飛下行身有光芒歲父念食嘉穟穰穰民有爭心变生穭穢爭之不已殊歌并彊天人既離善惡乃彰彼三子者始得以自肆其姦而莫之或穰然臣嘗稔其言矣琚也多思宜於長頤而卻慮質也多怨宜於憤世而嫉邪矯也多殺宜於徃情而直行是誠有害於聖人大公至正之道者臣則請帝杜其宴安之毒慾其饜瘦之攙浣其腐腸之食齕其伐性之媒則彼三子者之致亂猶可及止已何謂天下之未能盡治歟於是黃帝乃即齋宮累月不親政事經年不迹聲色悅兮惛兮而或與方寓謵朋等問道具茨合符釜山且又神游於華胥氏之國天下大治由是三彭不振遂至於亾

爲說者曰予聞祝融之子厥有大彭寔居彭城是爲彭姓至周有彭人別居庸蜀微盧之閒非其後也蓋今三彭氏本在於黃帝之世則又異矣雖然大彭之後有彭祖曾以雉羹享帝帝錫之壽考至八百歲而彼三子者乃幸人之有過出讒于帝以求享而人用是禍患殀札者相繼此則又與彭祖者果異歟悲夫

潘生傳

潘生者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間出與人執塡甓治筐筥又爲善工大德間江南大饑人民道殣者相望自度無所得食曰吾終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盍若用吾強壯少延母旦夕活乎即以母屬兩弟自傭回鶻人乃告母曰兒當傭錢塘數月得錢米活家且自活母勿憂既回鶻人得轉賣遼東遼東大家軍戶遣代戍虎北口會上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悉禁人毋得轉掠饑民使悉還鄉土遂從遼東給過所道遇一女子鵠鬟尾行問之則曰淮產也昨因饑父母棄我轉徙數家今主家使我歸君南人儻挾我得同歸乎於是日即操瓢道乞夜泊茅葦中雖顛沛流落親暱日久曾無一語少及亂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送我到莊乎及女子上堂見父母攬涕泣起相抱持詰門外同來者何人即引生更衣具酒炙樂飲酒半執酰跪曰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免罹霜露盜賊君力也今吾女猶處子君誼聲暴淮楚間且君去家久母不知在亡歲下荐饑鄉閭必離析廬舍必墟莽雖有兄弟亦恐不能自存活吾家尚薄有園田給饘粥吾女實君箕帚妾也君必無歸生則毅然謝曰吾何敢以若女為利哉吾雖賤不讀書且義不敢耳况吾母固衰耄度尚可活萬一母死兩弟儻或有一存今遂不歸是吾遽死吾母也吾又何忍即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者盖三載兩弟亦死生追制服復食其故技於鄉以終

為說者曰凡人自立天地間夫妻子母天屬也人子事親侯頮色具甘毳鞠躬盡力雖生死不輒違去今生自棄其身饑莩中覩奉其母毋幸粗延數日命猶[redacted]毋終身可不謂孝乎世衰民散僂雜男女或強暴侵陵或謠詠善淫鮮能自合於禮法者今生偶以塗路相遇噭噭不污卒辭其婚可不謂義乎嗚呼世之不及此者衆矣一恒人乃凜然類古獨行君子尚可謂世為無人邪然生終以老死沒沒視彼妄夸姦佞反以義侯特聞嗚呼此又何為者耶

韓蒙傳

韓蒙者永豐人家本江東大姓善賈至蒙益蓄善田喻數萬畝討性剛悍常低首下氣類懦夫女子未嘗敢出纖芥語鉗制人視歲饑貧窶鬻餒給鹽米炭死或給棺蒙鄉里時蒙舉火者或數十家蒙每售田田必過直與錢且追舊券自焚曰某售某田彼欲速我貸今我入穀田實上腴我欲久有我業又乘人之時詘怒嬴於已毋乃為過貪已乎復名與錢蒙既老謀卜山以葬鄉人有山家吉即獻山蒙不可蒙諸子遽割園田與山多寡將蒙又不可曰我死歸我骨免烏鳶免螻蟻山泉封木悉為我有且彼豈或不能自為窀穸藏我乎復估山所直與錢鄉人不肯受合與飲強授錢乃已自是鄉里童耋見蒙出必讙曰吾長者凡在東阡西隧田芃然茂園菀然蕃池孳鉅魚山養嘉木蒙曾不待防護程督利日歸蒙然蒙頗以財自衛無有妬蒙而思

欲撓奪之者故豪卒以富饒終其身嗚呼世所謂大富豪
者豈盡豪比耶自其乘時射利血牙腊毒不致於谿壑厲
厭不肯已終不免自陷其身為刑僇之民自蒙慶之誠不
肯頃刻安寢食彼方亟肆其術肥家而瘠鄉恫疑噤唱持
鄉社輕重搖脣鼓筆挾州縣短長徒以爭強競得於一時
不䘏其後或一世二世三世子孫既已凋喪廬舍既已摧
落田園易主丘木斬伐閭有遺孽至使鄉里衆人追數其
既往之愆尤曰天定者勝人視豪獨不可愧耶嗚呼吾每
觀数十年来世衰俗下田力頓耗泉脉寖竭歲無美禾山
恒蒿然池多罾罻不得孳鯤鮞是豈天時人事相為上下
本其人一以貪殘剽𥘅之行自戾於天不有天菑必有人
殃而天特有以默勝之耶然而天下多故閭里益騷糠粃
不充口裳褐不掩胆悲憤姦悍而欲競洩其毒以逞莫之
底止是果世無富民長者耶嗚呼孰使吾鄉里知有豪也
可以勸

為說者曰予聞潁川白晋言如是晉嘗宦游其鄉至豪家
豪具水陸鱻羞時新蔬蓏醯醬葱漆茸蒲調齊執酒漿獻
酳拜跪恒中禮一發言必及於善毋衒遇它過客盡然此
殆富而好禮者乎晋壯産惇樸不妄人也故豪之行事實
可傳

會稽傅氏夏小正注後序

夏小正本古書殘缺近會稽傅崧卿頗就大戴禮校讎刋

注刻在會稽學宮盖昔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說者則謂夏時夏小正也聖人當春秋之世每告顏淵以王者百世通行之道首曰行夏之時殆取其歲時之王政事之善也此豈果謂夏小正之一書哉周公之時訓呂不韋之月令類若一本於夏小正而又加詳漢魏以降嘗建讀時令之官凡以夏禹周公之典世宜守之而不敢有逸故也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且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暫廢苟不即行而輒廢則天下多滯事矣予試論之天之與人一理與氣而已盖惟理常為主而氣之所運一

屈一伸一開一闔著焉而土山焦爍寒焉而川澤凝冱天下肖翹蠉蠕根荄浮生之物無不熏蒸融液周流交灌而舉不得逃焉理固在是也聖人之所以為人每全其理之所賦而又順其氣以行之不敢少逆曰時制法按月布政春夏陽舒而賞慶行秋冬陰慘而刑威作是皆悉本乎天之一屈一伸一開一闔而固非我有作為於其間萬一有逆乎此而天道遽為之變一言之發與某休協一事之動與某咎應春秋洪範家類能言之而後儒或譏其泥者此猶響謂時訓月令之可盡黜者也嗚呼夏禹周公之典不幾於遽逸矣乎夫夏后氏之政典嘗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然所謂先時不及時者豈有他哉春養秋

子秋食者先每事不敢有違其時者是謂經制盛夏非行
師之期而出師窮冬非肆眚之日而肆赦則是一時之所
值有不容不舉其事者是謂權術自天道而觀雷霆霜雪
一切各以時至者則理之常不以其時至者則氣或有以
激之而理則非常聖人之典亦道其常者而已矣今而曰
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
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輒廢是徒苟
用乎一時之權術而終不得乎王者之經制且夏禹周公
之世因時制法按月布政天下亦何嘗多滯事哉為此說
者始不究乎天人之一致而務欲裂而二之者也然而古
者聖人之道每與天地之化相為流通洽然而神明內居
窅然而氣化外交是故冬而振雷夏而造冰其着或違於
天而天固不能遺之此不可以一槩論也自惟聖人知其
理之若是而必道其常以垂世立教陽氣一通則鑽燧出
火陰氣一歛則築室藏氷觀其所以彌綸匡贊節宣調變
於天地陰陽之間者豈為無所用其心哉達賢君子治其
一身且順天地四時之變調其居處節其飲食禁其嗜欲
適其志意一國之政辟之治身則又大矣傳不云乎周歲
多燠秦年多寒是特昧乎夏禹周公之典或流於紓緩遲
緩或陷於嚴酷刻深而不自覺焉者也由此觀之孔子嘗
有取於夏時者天時與王政相叅王政得則天道自應後
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則先聖人不謂其歲

時之不正不謂其政令之善哉嗚呼此亦不得其説矣

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

南海盖禹貢揚州之南境春秋戰國時地本百越至秦始通而尉佗王者五世漢元鼎中南越平立南海等郡屬交州治蒼梧建安中徙治南海吳孫權初割交州立廣州而南海郡屬廣晉因之宋以後江左州郡析置不一至唐即以南海郡立廣州永徽後嶺南五管悉隷廣府咸通中復分嶺南爲東西道廣爲東道唐末迄五代南漢劉氏據之及宋初而後平今廣州上路領縣七番禺秦縣南海增城漢縣新會清遠隋縣東莞唐縣香山宋縣廣大府也山水人物古蹟之灼然可紀者夥矣粗載其大略于篇

番禺山在番禺東近城兩山相屬高丈餘山海經黄帝生禺號禺號生禺京處南海一曰二禺山或云黄帝二庶子善音律南採崑崙竹制黄鍾宮遂隱此山

五仙觀山在子城内楚高固時有五仙人人持穀穗一莖六出乘羊衣羊其五方色遺穗州人羊化石仙人騰空去

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玉簡玉硯象鞭精緻鄭絪出鎮時林藹守高州獻銅鼓面濶五尺臍隱起海魚蝦蟆周匝今藏廟中宋真宗賜南海王帯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並存

浮丘山在南海西本羅山朱明之門戶浮在水中篙痕宛然今去海四里有葛洪珊瑚井洪煉丹海神獻珊瑚

中宿峽一曰峽山在清遠東山對峙江中秦趙胡曾釣得今鯉可重百斤負之秦王有釣鯉臺東有尉佗萬人城南有標幡嶺唐大曆間哥舒晃叛廣州討晃夢神人謂曰見幡即回及晃平回師山頂有掛幡

白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化為九童子泉遂涌時有五色小蛇蜿蜒下為大小水簾洞秦安期生隱處始皇嘗遣人訪安期生或云于城東有安期生蒲礀溪礀中產菖蒲一寸九節食之仙

任囂墓山在西城内囂秦二世時南海尉病召龍川令趙佗使行尉事囂死秦亂佗竟自王

越王臺在大城北尉佗築西有越王朝漢臺歲時望漢拜

兩臺踞山巔屹然山有達磨泉達磨自天竺航海至指其地曰地有黃金萬餘兩貪者力鑿得泉達磨曰是可銖兩計哉今海水鹵鹹泉宸列

越王趙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雞籠岡北至天井連岡接嶺佗葬輀車四出棺塴無定處吳黃武中交州從事吳瑜訪佗墓莫能得獨得王嬰齊墓珠襦玉匣玉璽金印三十六銅劍三爛若龍文悉璃王押金飾後瑜攜劍經贛上飛上江水

南越王弟建德故宅在西城内吳虞翻移交州時有園池唐六祖慧能剃髮受戒寺有壇壇有菩提樹房相國融譯楞嚴經有筆授軒大硯融自刻大唐神龍改元七月七日

天竺僧般剌蜜諦自廣譯經出此硯堅潤司變藏殿內有
屈眴布西天衣繡内相大如两指
越井岡在南海南一曰趙佗井一曰鮑姑井鮑姑葛稚川
妻嘗行灸南海善灸贅疣唐崔煒遇姑得越井岡艾南漢
劉龑號玉龍泉禁民不得汲
石門在南海北山夾江對峙如門漢樓船將軍楊僕討南
越先將精卒陷尋峽破石門東有貪泉晉吴隱之刺廣州
酌泉賦詩處隱之北歸家人攜沉香一斤覺投香江中
漢徵士董正墓山在番禺東正州人清白不群晉隆和中
太守袁彥伯求其後旌之
馬鞍山在番禺北秦時望氣者言南海有王氣發卒千人
鑿山狀如馬鞍漢伏波將軍馬援嘗駐兵山岡每風雨晦
冥聽之若有軍聲殷然
盧循故城在番禺南城南小洲狀如方壺盧循故居處今
盧亭夷人男女椎髻俗採魚鱷鸃竹又有龍戶一曰蜑戶
舊傳循字元龍此恐循遺種五月一日禁水蜑戶不設網
罟
石鼓山在東莞南山有石如鼓鼓鳴世亂兵起盧循東寇
隱隱有聲
金牛潭在增城南本增江水潭有金牛晉羅公釣得金綍
牛從綍出見人復没斷其綍得一尺義熙中周霸甫勇斡
得三尺唐韓文公宿增江口有詩示姪湘

甘溪在南海東晉廣州刺史陸自西北百餘里築堤豬水給城南漢劉氏闢甘泉苑汎杯池南有陸公亭故基夾溪種刺桐木綿花開殷艷如畫

慱夫山在番禺東山有盧循母檀氏墓東南有盧娭循浮海與吳隱之戰立烽堠處山下溪有神鼎唐劉道錫刺廣州遣人係鼎耳出鼎耳斷鼎沒執鄉者耳盡痛

馮盎墓山在新會北盎世為南越首領祖父寶守高涼聘譙國夫人洗氏寶死洗懷集百越斬歐陽紇陳給流鼓吹麾幢至盎三世武德中盎將南越衆附唐

赤石岡在番禺西南山色赤如火然唐有扶南人請以黃金萬鎰市山發寶藏刺史帑明曰南州鎮山也弗許

景泰山在番禺東北山巍然聳拔下為越溪唐景泰禪師卓錫處古有七仙人守山後發得石履二古鏡一紹興間風雨山裂又得唐天寶時銅鍾並藏寺中

黃雲山在新會北唐一行禪師來游此山黃雲自山出如金輝映衣袖遂卓菴山巔弟子至者餘五百人

寶莊嚴舍利塔在西城內梁大同間曇俗法師奉武帝命求釋迦舍利創千佛塔唐高宗時廣州都督李重建王教記有古井九繞塔內有古鼎藏劍一鏡一銛瑩下發得佛牙舍利似是梁代故物

金芝巖在清遠北唐天寶間望氣者言南海東南內有霧山發金草遣使得金芝二十四莖錚然作金鉄聲

黃巢磯在清遠南黃巢寇廣州殺李佋覆舟處
西樵岩在南海西南岩有石室石珠飛瀑如瀉下為玉女
淘沙灘漉梨泉龍泓九真洞歲時恒禱龍龍洳占風雨雲
氣南漢時有烏利仙迹
鎮象塔在東莞西南漢禹餘宮使邵廷琄造廷琄劉氏愛
將嘗吉劉鋹曰漢承唐亂幸天下有故干戈弗及漢寖驕
今諸國悉玠宝奉中國漢不可後否則宜歛兵自守巳而
宋師至廷琄將舟師出洸口鋹疑廷琄必叛殺廷琄禹餘
宮漢離宮九曜石在西城內城有湖長百餘丈水凝綠列
石嵌奇突兀類太湖靈壁者九南漢劉氏集方士煉丹處
蘇文忠公古舍利塔在東莞西資福寺羅漢閣狀若覆盂

文理類巴蕉五色備具蓋古佛腦骨也比丘祖堂夜夢赤
蛇出珠白壁上旦果得舍利建塔公自作銘以實之
東坡泉在西城內天慶觀蘇文忠公初鑿得一石狀如龜
泉涌出號龜泉清冽亞達磨泉淳祐間經略使方大琮浚
泉護以定林廢寺鐵井欄大琮有鐵井欄銘
仙女灣在香山南海中宋益王昰南還泊仙女灣丞相陳
宜中欲奉昰犇占城颶作昰殂葬香山宜中遁繇帥劉
義追宜中不及夜有火燒仙女灣舟艤幾盡
崖山在新會南山有兩崖對峙海潮出入宋紹興間嘗置
戍衛王昺南遷結營崖山海中海水鹹綴道斷天狗墮海
聲隆隆如雷丞相陸秀夫朝服抱衛王沈海文武嬪御從

死者萬數
大奚山在東莞南大海中一曰碙州山有三十六嶼山民業魚鹽不農宋紹興間招其少壯置水軍嘯聚遂墟其地今有數百家徙來種諸芋射麋鹿時載所有至城易醯米去
為説者曰東陽李生自海上回為言南越事山川風土悉有可考者夫南越本一州地自秦漢以來始通尉佗之自王劉龔之專制亦嘗自同中州崛強數代至於天下盡一而後能有定豈不以其山海之險遠故其當今廣為大府自江嶺而上經大庾關隘之高峻自關徼而入過潮陽嵩路之稀遠自牂牁而下則又將歷灘江湟水瀧石之嵓崿

黄茅青草炎瘴蘊入毒蛇猛虎山谷盤踞是故世之仕者恒未嘗頣至至則常數期日而或不足以償其茍且塞責之心然而晴天勝景山靈開而海氣伏珍禽嚶鳴異草叢生花有素馨朱槿果有荔支龍眼檳榔蒟醬之屬芬香艷冶鮮甜爽脆魚鷄覘菜堆積於市酒支數年茍能順其風氣時其調適宜若無間於中州至於控制山谿壓服海外大蠻夷歲時蕃舶金珠犀象香藥雜產之富充溢耳目抽賦帑藏蓋不下鉅萬計又必賴夫渉泣還金之吏而後有以愧夫輕生好貨之俗厥任至重故常劇於他郡而必欲其稱職是又豈得以其險遠之故毒瘴乘之而或略於民事者哉然則世之仕者勿以其險遠可忘必圖其政山海

之民勿以其險遠自恃必奉其法度此則天子堂陛之間即爲廣府誠不可以不慎也雖然自秦漢通路以還南越幅員數千里莫不自歸於經理撫綏之中至唐而後列爲五府廣府寔大山深峒惡民頑俗獷草搖風動常必德懷而威懾之然後自已間者一時山峒獦獠無所畏知之民弄兵潢池假息湧釜至使父兄子弟脩城柵繕壕塹晝夜鉦鼓懍焉若鉅敵之壓境訛言相驚繼之朝廷以是而厲法令儆盜賊脩馬政禁兵器是雖一指疥瘍之微而徧身循或為之不寧若是者久而後克有定此豈可以輕視南越一區之地而不深戒其山海之險遠者哉嗚呼今之所紀者山川故在人物則悉已往而不可復追矣遂因及其風土政事之槩者著于永簡苟有觀者曾可謂為晉宋少文之卧游云尔哉予故得以具論之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九